

萬 有 文 庫

第一二集簡編五種

王雲五主編

宋 元 學 案

(九)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749

萬有文庫

第一編第五種

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九)

黃宗羲著

國立華僑圖書館

010749

# 宋元學案

卷二十九

震澤學案表

王頴	伊川龜山門人	陳長方
安定濂溪明道再傳	楊邦弼	陳少方
陸學之先	章憲	
	章慤	
	周憲	
	范如圭	別見武夷學案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陸景端	別見和靖學案
	施庭先	方翥 見上震澤門人

宋宜之

曾逮

方彞

從子 未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附翁深父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並次雷講友

附晏明中

陳戊

尹焯

別爲和靖學案

張繹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並震澤講友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李子勉

震澤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啓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予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梓材案此卷謝山原底稱平江學案。後定序錄改稱震澤。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其父徒吳。先生師事伊川。其于同門楊龜山輩爲後進。而龜山最可許之。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惟信伯也。雲濠案業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震澤少師事龜山。以布衣入中祿。制曰。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又曰。勉行爾志。毋負師言。蓋謂龜山也。高宗親征。駐驛平江。守臣孫佑薦其學行。召見。對曰。民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以衆之所同。固有至公之理也。今親征。詔下而四方民大和悅。以其當于人心耳。陛下誠推是心以見于用人。則用人必慰。人望推是心以見于政事。則政事不拂乎人情。又曰。人主好惡如天。無用心于其間。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使朝廷不乏

才要道也。汲黯之黷，漢武帝每惡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必以爲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唐太宗每與語至夜分。至當羣集，則以佞人目之。二君不蔽于好惡，所以能盡臣下之賢否。願陛下察忠佞爲取舍。又曰：陛下留意春秋，臣謂帝王之學當與世儒之學異。世儒之學往往於經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學在措諸事業，此其所以異也。上語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宦于朝者，此通儒也。賜進士出身授秘書省正字。金師既退，應詔陳言奏三事。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上嘉納之。又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萬善皆備，故欲傳堯舜以來之道，擴充是心焉耳。與修神宗實錄，兼史館校勘。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開直學士。胡安國徵猷，開待制。尹焞皆舉以自代，而安國言之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裨益。以著作佐郎通判常州，尋奉祠。秦檜惡之，以從子誼坐法，株連奪官。久之復主管台州崇道宮祠。先生樸實簡默，頽然若與世相忘。未嘗著書垂老，乃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雲濠案先生著人有易傳。見尹和靖書，當時曾鑑板于香色。其于同門蓋亦和靖之亞。故和靖之寓虎邱，與先生最相得。其才氣遠不逮文定。然如范伯達、曾吉甫，皆文定高弟，而請益于先生，惟謹。可以知其所造之粹。較之漢上之夾雜殆遠過之。呂居仁于程門諸宿老從遊殆徧，亦亟推先生。惟朱子謂其不過一識伊川之面，而所記都差得無太過耶。

震澤記善錄

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

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是非伊川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昔伊川嘗批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如何未瑩。伊川答甚簡曰。中無倚著。蓋須是四旁方可言不倚。伊川言顏子非樂道則何所樂。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所樂。則有所倚。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

祖望謹案至樂無樂之說似未可以釋伊川之語

問大哉乾元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曰元已是生物之始。

問鬼神是陰陽之功用。非世俗所謂鬼神也。然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皆以鬼神與人析言之。曰明底便是禮樂。幽底便是鬼神。指事故異名。非以鬼神與人爲二也。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玩味咀嚼。昔有以此問伊川者。伊川答曰。若一看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道。一見了便從空寂云。

若未有見且暫放過。思不可苦。苦則愈遠。

學者體究切不可以文義解釋。張思叔所謂勸君莫作聰明解也。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曰。順理之謂直。則是率性之事矣。曰伊川說上一折。顯道說下一折。

問君子何患乎兄弟似無差等。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故以此廣其意。蓋語有抑揚也。

問仁人心也。而又曰以仁存心何也。曰觀書不可梏于文義。以仁存心。但言能體仁耳。



人心本無思慮。多是記憶既往與未來事。乃知事未嘗累心。心自累于事耳。康節詩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都是別支吾。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卽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爲長者養之禮。必加帶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投之。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堯舜揖遜之心。卽羣后德讓之心。卽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灑掃者誰與應對者誰與。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微上徹下。只是一理。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非特彼憤而我之心已先亂矣。

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漸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祖望謹案。信伯大段似和靖。後輩則延平亦頗近之。然其詞氣所少精采耳。其微有差處。則以近禪也。予以朱子之言。細核其語錄。因舉其可疑者于後。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洞達無間。豈止塞乎天地。

祖望謹案。此言謬矣。或者門人記錄之失。

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于我。某于言下有省。

祖望謹案。此亦近乎禪家指點之語。

盡心知性以知天。更不須存養矣。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祖望謹案此語亦謬。

震澤文集

老氏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想所深曉也。于道既得。則聖人所以齋戒。所以退藏于密。所以和順于道德者。皆不過此。所謂密者。意必固我。有一尙存。則不密矣。如釋氏謂鬼神窺覷不見者。乃密也。答呂舍人居仁。

祖望謹案此段亦謬。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震澤記善錄二十五條。震澤文集二條。今以文集一條移李子勉傳後。記善錄三條移爲附錄。又一條移爲陳齊之附錄。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移之伊川學案。

附錄

先生昔在洛中。晚坐。張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長曰。此卽是道體無窮。思叔曰。如是說。便不好。先生曰。道須涵泳。方有自得。范伯達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鬻問曰。此還歸仁否。范默然。

祖望謹案此語亦近王伯安格物格到竹子之說。

宗杲祭中書呂舍人呂公文云。深明造道。遊戲大千。先生曰。釋氏只將此理來遊戲。更無用處。吾儒則不肯便休。以上記善錄。

胡五峯與曾吉甫書曰。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零落殆盡。今之存者。叩其所安。亦以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後學將安所正。如王學士說佛實見道體。只是差之毫釐。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若佛氏實見道體。則途

轍何容有差。伊川謂其略見道體。今王氏乃改略爲實。豈不迷亂學者。

梓材謹案此謝山所錄五峯文集與曾吉甫條之上半載也。移入于此。謝山原處于王學士旁注云。  
王謂信伯。

汪玉山曰。王信伯理會經旨。全不費力。嘗說龜山中庸解。有過常處。且如中庸不可能。云有能。斯有爲之者。則與道二矣。何必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達德有三。而其所以行之。一而已。不必以一爲誠。

林拙齋紀問曰。天游嘗稱王信伯于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伯問之。信伯曰。非是。于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令看論語。且略通大義。乃退而看之。良久。既于大義相通矣。又往求教。令去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坐。靜坐又忽讀。忽然有箇入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川肯之。某因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對飯。信伯曰。當此時。面前樽俎之類。盡見從此中流出。

又曰。信伯嘗見陳齊之壁間。有溫公畫像。正在賓位背後。信伯久之不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後與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畫像坐不便。此亦不是書室中玩好之物。

祖望謹案伊川之學。傳于洛中。最盛。其入閩也。以龜山。其入秦也。以諸呂。其入蜀也。以譙天授輩。其入浙也。以永嘉九子。其入江右也。以李先之輩。其入湖南也。由上蔡而文定。而入吳也。以王著作信伯。考信伯師弟之淵源力量。似稍淺狹。然吳人自安定以來。得重接學統者。非其功與。梨洲先生嘗以著作語錄不得爲恨。今予幸得見之。

震澤講友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別爲和靖學案

張思叔先生釋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震澤學侶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李先生子勉

李□□字子勉南康人

附錄

震澤送李子勉序曰子勉余畏友也剛直不屈言行必求合于古人雖忤大臣拂流俗曾不之顧然有爲而爲之未若無心而悉當直前不顧未若應之從容士不可以不宏毅足以有容足以有執乃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宏毅之所以不可偏也予嘗有意於斯而未能願與子勉共進之

震澤門人胡程三傳

教授陳唯室先生長方

講官陳先生少方合傳

陳長方字齊之本福州長樂人廣平游氏高弟侁之子也紹興進士江陰軍學教授以母爲吳中林氏女遂居吳中從王信伯遊隱居步里閉戶研窮經史以教學者其說主直指以開人心使學者歸于自得所

著書曰步里客談尙書傳春秋傳禮記傳兩漢論唐論上蔡語論辯證。學者稱爲唯室先生。信伯門下士以先生爲上座。上蔡語錄多佛語。先生讀之。知其爲江表民語。凡若干條。當時有鈔上蔡表民語合爲一帙者。遂并以爲上蔡之書。而人莫知也。其步里客談。明季尙有其書。而今亡矣。弟少方字同之。亦從信伯遊。時稱王門二陳。孝宗朝仕至東宮講官。

步里客談

太史公有俠氣。故于趙奢讓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孟紀傳。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步里客談三條。今移入高平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

附錄

震澤記善錄曰。陳齊之自言初疑逝者如斯。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見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卻自無所得。齊之其後有詩曰。閒花亂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繫停。問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至此方有所自得。

舍人楊先生邦弼

楊邦弼字良佐。本建寧浦城人。文公億四世孫也。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三。釋褐太學博士。踰年。通判信州。尋以大理出持湖南漕節。不務鈎致。甚得大體。累官起居舍人。使金。終于中書舍人。先生以從王信伯遊。居湖中之震澤。探極理趣。唯室陳氏之亞。吳中建三賢祠。以唯室與先生配著作云。

隱君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憲合傳

章憲字叔度。本浦城人。其父甫始徙居吳之黃村。龜山爲作墓志者也。先生初從龜山。已而從王信伯遊。後從紫微。隱居不仕。操履高潔。餘力學文。皆有矩度。朱漢上尤重之。遂于春秋。學者稱爲復軒先生。信伯之門。唯室兄弟早死。其得傳者。莫如先生。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爲之序。今不傳。其祭信伯文云。滔滔者學。孰窮涯涘。孰致中和。孰合內外。孰脫章句。見之行事。學得其源。究觀其委。如立之平。以評斯市。蓋有得之言也。先生有弟曰愬。字季明。亦在龜山。信伯紫微之門。紫微嘗言叔度兄弟學甚勤。而求之于予者甚重。其將大有所成也。

周先生憲

周憲字可則。永豐人也。從呂紫微遊。而卒業于王信伯。震澤記善錄其所輯也。先生之自序曰。某供灑掃于呂公之門。大要分是非邪正。明進退出處。嚴辭受取予之義。而躬行以盡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秋說。故不復錄。公病日漸。乃以書屬著作先生曰。周憲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當蒙與進。未及行而公卒。曾文清公又以書申公意。使行。遂受業于先生。二年。歸見文清。命以記錄。時尙未敢。今三十年矣。遺忘日多。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

祖望謹案。朱子不以是錄爲然。而明王文成公極稱之。要之其中亦有可取者。

知州范先生如圭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並見武夷學案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別見和靖學案

施先生庭先

施庭先字□□鹽官人也。隱士德操之姪。雲濠案當作族姪。德操與橫浦爲講學友。而先生受業于王信伯。林艾軒嘗稱之。

附錄

施彥執北窗炙轆曰。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爲言之不足。更言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歎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卻了他不得。故獨爲之舞蹈耳。

又曰。庭先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餘日。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先以爲七十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具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客句。

宮教宋先生宜之

宋宜之字□□不知其何所人也。亦受業于王信伯。嘗錄其語。

侍郎曾習庵先生逮

曾逮字仲躬。河南人。文清公幾次子也。累官戶部侍郎。嘗從信伯受業。其記信伯之言曰。師不專在教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是爲善親師友者。逮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動容周旋。然後

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學者稱爲習庵先生。有習庵集十二卷。

正字方次雲先生附翁深父

方彙字次雲。莆田人也。元稹之孫。由施庭先以事王信伯。遂有所得。艾軒謂其先我聞道初。艾軒嘗慕嵇阮之爲人。先生笑曰。當求一等人。物可以同出于舞雩之下者。若此等恐立不定也。艾軒悚然。有隱君子翁深父者。先生每往從之。以進士尉閩清。到官三百日而去。自是閩門佚岩于風烟無人之處。已而有薦之者。召除祕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罷。遂乞外。先生吐棄一切章句大略。與艾軒等亦不肯著書。有所嘯詠。出于偶然。艾軒以爲孟浩然一種詩也。周教授伯忱見之。亦以爲豪傑之士。其卒也。艾軒爲之受弔。

附錄

從兄略爲廣東轉運副使。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筒。語先生曰。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腦矣。先生旣第。不涉仕途。凡十八年。盡讀之。

敬事鹽官施庭先。而與陸子靜林謙之爲友。朱子過莆。謁先生。甚禮敬之。

林竹溪虜裔學記曰。次雲先生謂吾文如雨。有則流溢。四壑無時一點也。無

次雲講友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施氏門人胡程四傳

正字方次雲先生嘉見上震澤門人

次雲家學

縣令方先生未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

晏先生明中

晏明中字太易

陳先生戊

陳戊字可行

梓材謹案晏陳二先生謝山彙底附載震澤學案中未詳其里居師承姑附以俟考

卷三十

劉李諸儒學案表

劉絢	
李籲	

侯仲良

胡寅 別爲衡麓學案

胡寧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宏 別爲五峯學案

劉立之

朱光庭

朱右 別見

北山四先生學案

邢恕

子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並明道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張繹

馬伸

何兌 子鎬別見晦翁學案

吳給

周孚先

周恭先

晏敦復

袁溉

附師薛翁

焦瑗

薛季宣 別爲長齋學案

蔣行簡

別見鯨山學案

沈銖

子煥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子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舒烈

孫允

子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鏜

沈銘

高閑

別見龜山學案

趙敦臨

別見龜山學案

董大定

別見龜山學案

周純明

孟厚	馮理	范械	謝湜	李參	譙定	劉勉之	胡憲	張浚	馮當可	李舜臣	馮當可	李舜臣	馮當可	李舜臣	張行成	翟霖	趙彥道
	子忠恕					並爲劉胡諸儒學案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子心傳	子道傳	子道傳	子道傳	子道傳	子道傳	別爲張說諸儒學案		
	別見和靖學案								別見鶴山學案								

唐棣	
暢大隱	
范文甫	
暢中伯	
李處遜	
林大節	
張閔中	
邵溥	
李處廉	
<small>並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 傳</small>	

劉李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君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爲和靖所許其後馬伸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僞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

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案。梓材案程子門人。自蔡邕上蔡。龜山。鹿山。和靖。嚴山。震澤。各立學案。外。並入是卷。爲劉李諸儒學案。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綯

劉綯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先生以祖蔭爲壽安縣主簿。移潞之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十二三。先生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鄭公歎曰。劉綯古縣令也。元祐初。侍郎韓公維樞密王公巖叟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先生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髻時。卽事二程受學焉。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少通春秋。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作傳未就。旣病。與李端伯言曰。每啓閣時。正坐端意。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先生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爾。

附錄

先生歿。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學于旣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從遊。

之情哉。

程子曰：質夫沛然。

侯仲良曰：明道和平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謝上蔡曰：諸君留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須要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爲多。

校書李端伯先生頌

李顥字端伯，緜氏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先生與劉質夫才器志尚頗相同。伊川云：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顯悟，自是不能已也。又云：明道語錄只有端伯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端伯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先生歿，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者，顥與絢有力焉。

附錄

呂正字祭先生文曰：子之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于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子求友于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遠。子敏且強，子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天子中道，使不得盡其才。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李校書嘗記二程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道之說，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侯荆門先生仲良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二程子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人有欲館先生于其門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嘗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先生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先生。先生不往。或問之。先生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榷時事。則纖微皆察。因遣子宏從之遊。

附錄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說侯子論語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濃郁之味。故于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疏略。時有罅縫。不得于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承議劉先生立之

劉立之字宗禮。河間人。嘗官晉城。爲承議郎。敘述明道事迹者。其父與二程子有舊。先生早孤。數歲即養於二程家。娶二程叔父朝奉之女。郭白雲稱其登門最早。精于吏事。云。參伊洛淵源錄。雲謙齋案。宋劉氏名立之者二人。其一臨江人。字斯立。尚書主客郎中。爲公。是公非二先生之父。

學士朱先生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假師人。嘉祐二年進士，調萬年簿。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升遐，罷試。丁艱，服除，爲修武令，改垣曲，以樞密臣薦，召對。呂汲公大防守長安，辟簽書判官。司馬文正薦，召爲左正言，歷左司諫、右諫議、給事中，出知亳州，復召爲給事中。後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卒，年五十八。先生受學于泰山，告以爲學之本，主于忠信，終身力行之。雲濠案：范內翰爲先生墓誌云：神宗間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春秋，又云初受學于安定先生，皆以爲學之本云云。此傳似誤合爲一。後從二程于洛，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深信不疑，其爲諫官，奮不顧身，以術師門，遂名洛黨之魁，蓋傑然自拔于流俗者也。

梓材謹案：黃氏原本，先生傳在泰山學案，其後補本，又有傳在伊川學案，一人不載兩傳，先生爲程門大弟子，故于泰山卷標其目，而傳與附錄併入于此。

### 附錄

簿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

神宗召對，言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溫公薦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咸知遇，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密

勿啓沃。多見施行。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攻之。出知亳州。

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篤學力行。至于沒齒。志不渝于金石。行可質于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謂當大施于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原注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踴躍于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

胡文定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宗義案。朱子言公揆文字有尺幅。是見得明也。然考蘇子瞻策問。有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偷。法神考之勦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公揆爲左司諫。卽奏學士院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此等舉動。與孔文仲實在百步五十步之間。洛蜀相持。使小人收漁人之利。只是見不明也。

尙書邢和叔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其行事詳具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于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原注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伊川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于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閒。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參伊洛淵源錄

附錄

上蔡語錄曰。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語。伯淳先生責之。邢曰。無可說。先生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伊川門人

張思叔先生釋

張釋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初以文聞鄉曲。一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適小程子歸自涪。時先生年已三十。乃往受業。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歎曰。人能如此。則無不可爲之事。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先生與靖也。

張采謹案。思叔大約英分多。故有得孟子此兩句。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輅曰。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卽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畢。奈何。曰。見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于學者。卽授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卻在何處。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也。

張橫浦曰。惠卽吉。逆卽凶。非于順道之外。復有吉。從逆之外。復有凶也。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或問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何以謂亂。思叔曰。此亂在我。非在彼也。使日用閒規。規以疾人爲心。則我之方寸已紊亂矣。非方寸外復有亂也。此卽惠吉逆凶之意。

侍御馬東平先生傳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因張繹求見伊川程子。時學禁方興。伊川固辭。先生十反愈恭。毅然對曰。使伸朝聞道。夕死何憾。自是公暇日一造請。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傳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先生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同院無肯連名者。先生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卻不受。先生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

此爾。卽繳申尙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略曰。相公不幸。迫于強寇。使當僞號。所以忍須臾死而聽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于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于己。而實存趙。以歸爾。忠臣義士。未卽就死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卽有屬。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然後歸死。司寇伏闕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否則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仲必不能爲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阻。明日議迎孟后垂簾。追還僞赦。遣使往迎康王。旣卽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所過州縣。察吏賢否。與民利疚。以聞。乃先奏孫觀謝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又奏黃潛善汪伯彥罪惡。摭其所爲。誠辜倚任。陛下隱忍不肯斥逐。中原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辭不拜。移疾待命。二相恚甚。必欲殺之。責以言辭不實。降監濮州酒稅。濮逼近敵境。先生怡然縶被而行。死道中。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廣陵陷。黃汪始以誤國竄殛。乃召先生爲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尋加直龍圖閣。後以胡文定安國言。贈諫議大夫。先生天資純確。問學淵源。勇于爲義。而所韜深厚。每日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嘗曰。吾志在行道。若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而道不可行也。山東已擾。家尙留于鄆。嘗稱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門人何兌爲辰州通判。觀郵報。奏檜自陳存趙之功。他人莫預。兌卽徑取先生事狀。達尙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坐削官。竄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

吳給字敦仁。□□人。嘗爲左司郎官。見建炎時政記。

梓材譚案先生爲伊川門人。官至徽猷閣侍制。見道命錄。

鹽場周先生孚先

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雲濠案伊洛淵源錄作毗陵人。與弟伯溫俱從伊川學。伊川嘗謂先生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其後俱出鄉薦入太學。先生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不就。後丐祠。伯溫終坑冶官。

坑冶周先生恭先

周恭先字伯溫。伯忱之弟也。初見伊川。伊川曰。從事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先生問何如可以自得。曰。思曰。睿睿作聖。須是于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伊川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兄弟由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尤篤于信道。釋褐受坑冶幹官。每以沽名爲戒。謂子孫曰。吾歿後。毋爲誌文碑銘。以重吾不德。終身恬于進取。

侍郎晏先生敦復

晏敦復字景初。臨川人。元獻公殊之曾孫也。少學于小程子。第進士。累官權吏部侍郎。請謁不行。銓綜平允。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除給事中。在職二月。論駁二十四事。人皆憚之。真拜吏部侍郎。檜始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先生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及檜倡屈己許和之說。先生爭甚力。又與張巖等廷爭之。檜使所親諭曰。能曲從。兩府地旦夕可至。先生曰。薑桂之性。到老愈辣。終不爲身計。誤國家。卒不能屈。先生靜默。如不能言。及立朝論事。鯁峭無所顧避。帝每稱曰。卿可謂無忝爾祖矣。

進士袁道潔先生溉附師薛翁

袁溉字道潔汝陰人少嘗學于河南二程先生舉進士免官避地口州西山中建炎初羣盜劫山先生又避于京房山谷間王彥卿卽其廬就學李靖兵法先生謝不告轉徙山南時進士屢試宜撫司或勸就試求官先生曰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順鄰家薛翁以賣香自給鄰里莫詳其趨步先生以刺謁之薛翁慢罵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積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與之縱論六經薛翁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以載道而言所以明道何以多爲先生謹受教薛翁喜因以所學授之自是先生所爲益純粹近古由關至夏口岳開府飛欲延至幕下先生見而出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難乎免矣因家于荊州往來夷陵秭歸諸郡與士大夫言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病作歿于二聖寺年七十無子先生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于易理尤精邃未嘗輕以示人樂善孜孜蓋天性然也與王樞密庶故善樞密家有伊洛遺書先生欲傳未能俄而樞密死先生不遠千里從其諸子傳錄書畢遽行靖康後天下兵荒甫起鄉社義兵所在聚保先生累以奇計破賊蓋先生當需才之際文章智略皆足以資世用乃百不施一竟以窮死是可哀已薛良齋季宜其高弟也嘗爲之傳且曰先生以所學纂一文

字凡四類曰理曰義曰事其一則忘之矣參薛涇語集

梓材謹案此傳本良齋所作先生傳少學于河南二程則本之良齋學案主一案語第考呂范諸儒蘇季明傳云詣二程受學二程謂小程子蓋以明道爲大程卽以伊川爲二程也此二程則亦小程之謂耳

布衣焦公路先生瑗

焦瑗字公路山東人也嘗遊伊川之門以避地至鄆高憲敏公趙庇民童持之輩以其所得共證明之其所言多與楊氏合于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史忠定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錢塘聲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漢上諸老欲薦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涵之麓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惰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習爲夷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則已心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譽爲不虛及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補

進士周先生純明

周純明字全伯澶淵人都官長孺之子也長孺受業康節早卒康節撫先生如子教之讀書因爲求昏于伊川康節歿先生從伊川卒業喪其嫡母又有所生母之喪疑于爲服爲□伊川亦未決康節之子伯溫以問司馬溫公溫公答曰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爲服也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所謂遭同月者也今律令嫡繼慈養諸母皆服齊衰三年則固當同服而設位則當于他所蓋喪服小記妾祔于妾祖姑是其尊卑不可混也伯溫以語先生遵而行之



孟先生厚

孟厚字敦夫洛人。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于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先生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固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先生與尹張范械邵溥送焉。

馮東臯先生理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自號東臯居士。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和靖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和靖學。涪陵記善錄者也。和靖稱東臯見伊川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伊川問之曰。夜閒燕坐。室中有光。伊川曰。願亦有一奇特事。請問之。伊川曰。每食必飽。參伊洛淵源錄。

范先生械

范械。雲濠案一作城。洛陽人。程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二程遺書伊川祭文後載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擇范械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

云。

博士謝先生湜

謝湜字持正金堂人。登元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小程子之高弟也。著有易記。

謝山答臨川雜問曰。謝湜于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錄云。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則當與劉絢同時。胡氏行輩稍後之矣。今觀其書。亦無甚精蘊。以之備春秋一種可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問以何往。答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爲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李先生參

李參

梓材謹案。先生。熾伯之弟。學于伊川。嘗集程氏春秋說。附見武夷學案茅堂傳。

徵君譙天授先生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後學易于郭氏。郭氏世家。爲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蓋象數之學也。先生後至京。開伊川講道于洛。特往見之。得聞精義。造詣深至。浩然而歸。靖康初中。丞呂好問薦于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高宗卽位。許翰又薦。寔甚。與中貴人鄰。饋以衣食。不受。潛委金去。先生袖而歸之上。將擢用。會金兵至。不果。復歸蜀。愛青城大峨之勝。棲遁其中。蜀人敬禮。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後以易學授劉白水勉之。胡籍溪憲而。偶時行張行成。則得先生之餘意者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二云。有及相隨從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于程門是也。是先生。在程門私淑之列。于諸弟子當分別載之。然謝山于劉胡諸儒序錄。言籍溪與白水同師譙天授。于趙張諸君言魏公常從譙天授遊。皆自先生以上溯伊洛。則先生固程門一大宗也。萬氏儒林宗派。

固以先生爲程子門人。

翟先生霖

翟霖正叔先生之徒也。嘗送正叔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正叔令轉倚勿背。乃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使不當慢。或因質此語。龜山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輕忽人。

梓材議案此段本在龜山語錄。移以立傳。

承議趙先生彥道

趙彥道程氏弟子。參儒林宗派。

梓材議案先生蓋字景平。取王道平平之義。有問答語。見程氏遺書。

雲濠議案郡居之誦尹和靖之說云。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觀而已。承議當卽先生。

秘書唐先生棣

唐棣字彥思。宜興人。雲濠案一作毗陵人。官秘書丞。有語錄一卷。見遺書。參伊洛淵源錄。

暢先生大隱

暢大隱字潛道。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卽其所記也。遺書言先生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得。

也同上

范先生文甫

暢先生中伯合傳

范文甫暢中伯二人不詳其名見唐彥思錄同上

舍人李先生處遜

李處遜字嘉仲洛人見唐錄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同上

林先生大節

林大節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言其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同上

張先生閔中

張閔中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伊川文集同上

梓材議案以上七先生蓋皆伊川之徒

侍制邵澤民溥

邵溥字澤民百源之孫子文之子也進士第靖康初爲戶部侍郎高宗踐祚以例貶官紹興中復待制宣撫川陝師事晁崇福梓材案原文作師事崇福十二父崇福蓋晁子止從父詠之之道奉祠崇福宮而終故謂之崇福云詩文早有能聲有仰氏集十二卷參郡齋讀書志

梓材議案澤民嘗及伊川之門謝山學案劉記云大宋受命之寶建隆開基所創也圍城中副留守

邵溥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迎大元帥于山東以爲獻。故序錄言其委蛇僞命。則有愧于師門家學者矣。

縣令李□□處廉

李處廉者永嘉令也。紹興七年以賊敗。詔貸死。籍其資。論者以之攻伊川。補

梓材謹案是條本係謝山學案劉記以之爲傳。列于小程子門人之末。亦瑕瑜不妨並見也。

荆門門人胡周三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別爲衝齋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和叔家學

邢先生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東平門人

通判何龜津先生兌

何兌字太和武陽人。官于辰陽。始爲小吏。南方會東平馬先生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爲屬。因授以所聞中庸于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既東平以言事謫死。先生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已端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

于他經亦無所不學。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晚以東平移書僞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己功。逮繫詔獄。削籍投荒。終不自悔。以卒其身。先生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取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其子叔京。屬晦翁爲之記。參朱子文集。

雲濤謹案。學案東平原傳。以先生爲邵武人。邵武府志則謂上饒人。重和元年進士。謝山庶本劉記。較何兌。龜津易傳。龜津其自號也。易傳今佚。見朱子經義考。

### 道潔門人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別爲良齋學案

知州蔣先生行簡別見兼山學案

### 公路門人

簽判沈公權先生銖

沈銖字公權。定海人。紹興五年進士。簽書鎖東軍判官。終承務郎。嘗學于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莊敬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于家。行尊于鄉。而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先生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先生。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墮先生家法。子煥炳補。

### 沈先生鏜

沈先生銘合傳

沈鐘沈銘簽判弟兄皆焦先生公路之高弟也。其事公路終日拱立。不以其學成而假借公路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補

梓材謹案此傳自謝山所作。焦先生傳分立之。原文但云沈簽錄兄弟。先生之高弟也。二先生之名。據沈氏譜補之。

憲敏高息齋先生閱

教授趙鹿民先生敦臨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並見龜山學案

東臯家學

知軍馮先生忠恕別見和靖學案

天授門人

簡齋劉白水先生勉之

簡齋胡籍溪先生憲並爲劉胡諸儒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知州馮縉雲先生時行

馮時行字當可蜀人嘗從誰天授遊紹興間以奉禮郎召對言和議不可信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忤旨。奏檜遂謫先生知萬州尋抵以罪參史傳

梓材誦案程沙隨述先生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號緡雲先生，其學傳于李舜臣。又案先生之文，號緡雲集。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別爲張觀諸儒學案

龜津家學

縣令何臺溪先生鑄別見晦翁學案

公權家學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公權門人

進士舒先生烈

舒烈，鄞縣人。乾道八年進士。受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其先人嬭堂中丞，賈也。補

梓材誦案此傳，謝山筆數嬭堂，今節之，爲立傳于士劉諸儒樓氏門人之末。

教授孫先生允

孫允，鄞縣人。監嶽吉甫之父也。從鄉先生沈簽判學，以真實爲本。教授鄉校者十年。參至正四明志

緡雲門人

宗正李子思先生舜臣



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述興廢，洞見根本。紹興末，張魏公視師江淮，先生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有治聲。教授成都府，改知饒州德興縣。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問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會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先生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遷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子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參史傳。

梓材謹案黃勉齋爲貫之道傳墓志云：自宗正公以文學行誼爲學者師，誨諸子必以聖賢爲法。

教授家學胡周五傳

監嶽李吉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子思想家學

侍郎李秀巖先生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子思先生長子也。慶元初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以薦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言者罷，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爲工部侍郎。

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于此極也。願亟降罪己之詔，以回天心。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初，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先生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畏齋項平甫傳，褒貶有愧乘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百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調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秦定錄九十卷，辯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參史傳微之語。

陳瑩中諸公，但攻荆公坐象爲僭，不知三代典禮大享，先王功臣，皆與享焉。則尸象必不立受。今不論其學術之乖戾，而第以坐視人主之拜跪爲逆禮，此學術不醇之過也。

梓材講案盧氏藏底，謝山于是條標云：入微之學案，是謝山本爲先生立一學案，而序錄無之，故以其家學並入于此。

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察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

### 道命錄序

嘉定十七年，詔尙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

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悼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卽學，學卽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儉邪讒諂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悼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也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矣。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于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禍福之際于道學也，其庶幾乎！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子思先生中子也。雲濠案先生由隆州徙居吳興。先生少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由進士第調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先生，先生以義折之。

棄官歸。曠平詔以先生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時。累遷著作佐郎。首言人才之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義。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頌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語侵先生。先生不爲動。以著作郎出知真州。提舉江東常平。與漕臣真西山賑饑。窮冬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子社倉法。入除兵部郎官。辭未就。李楠覘常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賜諡文節先生。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履。一歸于正。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子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于踐履。氣節卓然。于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于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西山。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參史傳

粹材謹案魏鶴山爲虞先生剛簡墓志云。爲鈴屬爲華陽。又得與成都范文叔季才少才少約。據章李思永。延平張子真。漢嘉薛仲章。同郡。程叔達。李徽之。貫之。唐安宋正仲。漢嘉鄧元卿。相與切磋于義理之會。是先生兄弟。固二江諸子學侶也。

雲濠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云。古人師弟之間。相從不苟。故有展轉私淑。而不害其爲弟子者。如胡文定之于大小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于朱子是也。文惠當是文節傳寫之譌。四川通志作文靖。又案宋史端州李尚書大性。謚文惠。孝宗朝與陳止齋等以言事去。然未言其私淑朱子也。

少保李成之先生性傳

李性傳字成之子思先生之季子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先生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請復古喪制官至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參史傳

秀巖門人胡周六傳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別見鶴山學案

朱氏續傳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三十一

呂范諸儒學案表

呂大忠	張瞻	馬涓
汲公兄		
呂大鈞	子義山	

呂大臨

周行己

並溪公弟

許景衡  
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沈躬行

謝天申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蘇昞

並橫渠明道  
伊川門人

安定高平  
濂溪再傳

范育

游師雄  
子壤

种師道

潘拯

李復

田腴

呂好問

呂切問  
並見蔡陽學案

邵清	子整 蘇大璋
張舜民	從子景之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薛昌朝	
並橫渠門人 高平再傳	

呂范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并爲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略于關學。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子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雄种師道。于胡文定公語錄得潘拯。于樓宣獻公集得李復。于童蒙訓得田腴。于閩書得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得薛昌朝。稍爲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三呂及其門人。別爲藍田學案。今從序錄列呂范諸儒學案之首。

張程門人范周再傳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呂大忠字晉伯。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家焉。父比部郎中賁。六子。五登科。先生其長也。皇

祐中第進士。歷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遼使屈。乃移次于長城城北。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時先生晉祕書丞。丁艱。議奪情。副常卿劉忱報使。先生辭未行。忱已使回。遼使又至。召同忱入對。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是何言也。先生曰。然則安可以代北啓其侈心。忱曰。大忠之言。社稷至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先生之不可奪也。先罷忱。先生遂乞終喪。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先生奏對。欲以計徐取橫山。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文郁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先生議不合。紹述黨禍起。降待制。弟汲公大防連遭貶謫。先生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致仕卒。復龍圖直學。先生性剛毅質直。勇于有爲。與其弟和叔大鈞與叔大臨俱遊于張程之門。伊川曰。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橫渠亦稱先生篤實而有光輝。上蔡曰。晉伯弟兄皆有見處。蓋兄弟之既多且貴而皆賢者。呂氏也。先生爲從官。歸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于學者多面折其短。而樂于成人。雖汲公未嘗少假顏色也。嘗坐堂上。汲公夫人拜庭下。二婢掖之。先生愠曰。丞相夫人耶。吾但知二郎新婦耳。不病何用人扶。汲公爲之媿謝。每勸汲公辭位。以避滿盈之禍云。

附錄

上蔡語錄曰。晉伯甚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甚愛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上蔡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呂大鈞字和叔晉伯之弟嘉祐二年進士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知三原縣移巴西侯官涇陽以父老皆不赴丁艱服除以道未明學未優不復有仕進意久之大臣薦爲王宮教授尋監鳳翔船務元豐五年卒疾革內外灑掃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歿先生爲人剛質常言始學行其所知而已道德性命之際躬行久則自至焉橫渠倡道于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于橫渠爲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于是學者瞭然知所趨向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先生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范侍郎育表其墓曰唯君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子義山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教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醜博鬪訟。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貧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遠。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于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癸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偏于措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勵。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業所不齒者。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威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進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正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

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纁頭公服。腰帶轉筭。無官具名紙。用纁頭纁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間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卽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勝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勝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勝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于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候。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蒼牛。若尊者長者。備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後行。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

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于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于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于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放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送迎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嫌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柬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皆坐以齒非士類則不然若有親則必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桌子于兩楹間置大杯于其上主人降席立于桌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桌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桌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與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昏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

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喜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葬。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襦衫素帶。皆用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聘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即如聘禮。或以酒食饗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可。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少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墓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資。四曰死喪。閩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贈賻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贖。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入。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辯理。若棺槨。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常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值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繩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

百家謹案朱子有增損呂氏鄉約。改德業相勸爲德業相勸。

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疾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至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

能周之者。而況于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舍襚以周其急。朋友襚親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爲又有舍。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奠。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原壤母死。孔子助之沐槨。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地日食。老聃曰。某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見雜記。祖而鬻焉。即用車馬。所知則鬻而不奠。兄弟乃奠。奠止用羊。並見士喪禮。不足則鬻焉。知生者鬻。賻用布幣以助其費。故曰不足則賻。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有若之喪。子游擯。國昭子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檀弓。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顯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于常主也。平日見賓。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是典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于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于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引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于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代主人之獻爵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

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槩。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無受焉。必以他辭者。免異衆議。庶幾其可也。

附錄

先生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其師說。遂遷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反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爲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皆可推行。丁比部憂。自始喪至葬祭。一放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一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

百家謹案先生比部養之第三子也。既事橫渠。卒業于二程。務爲實踐之學。取古禮釋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橫渠嘆以爲秦俗之化。和叔與有力焉。又嘆其勇爲不可及也。爲宣義郎。會伐西夏。廊延轉運使李稷檄爲從事。既出塞。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經略安撫使种諤。諤素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劄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先生告以稷言。諤曰。吾受將命。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先生正色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意折。乃竟許稷還。是非先生之剛折不撓。正氣屈諤。稷難免矣。彼平居高談性命。臨事蓄縮失措。視先生直如純豕耳。橫渠之嘆爲勇不可及。信哉。

真西山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



之季路。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和叔之弟兄弟俱登科。惟先生不應舉。以門蔭入官。曰不敢掩祖宗之德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年四十七。初學于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學。明道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先生默識心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始先生于羣書博極。能文章。至是涵養益粹。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伊川贊之曰。古之學者。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此詩可謂得本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驕吝。作我盜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闕。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姜定庵曰。朱子評此銘。謂不合以己與物對說。不曾說著本意。今細玩之。立己與物私爲町畦。此言未

克以前事似亦無傷。

未發問答

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與叔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程子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于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與叔曰。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程子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爲天地可乎。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旣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于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梓材案子居和叔子傳見後。與叔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程子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與叔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于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于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

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程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與叔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厥中。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安得不和。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程子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與叔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爲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及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辭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爾。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

百家謹案此條卽起豫章延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子劉子曰。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卽是獨中。

真消息也。又曰：一喜怒哀樂耳。自其蘊諸中言，則曰未發；自其見諸外言，則曰已發。蓋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也。又曰：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者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于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發于外者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于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卽微卽顯卽隱卽見，而慎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自喜怒哀樂之說不明于後世，而聖學晦矣。

語錄

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人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云：赤子之心，視聽言動與心爲一，無有外來攙和。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卻是知能本然之體。逮其後世，故日深，將習俗之知能，換了本然之知能，便失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過將本然之知能擴充至乎其極，其體仍然不動，故爲不失。獨夫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知之有不知，知之量也。以爲知之以爲不知，知之體也。人以爲事事物物皆須講求，豈赤子之心所能包括？不知赤子之心是箇源頭，從源頭上講求事物，則千紅萬紫總

不離根。若失卻源頭。只在事物講求。則翦綵作花。終無生意。此說可謂盡赤子之心矣。百家因思前未發問答中。伊川云。赤子之心。不可謂中一語。反不如先生之語無病。蓋赤子之心。如穀種滿腔。生意盡在其中。何嘗虧欠。極大人之能事。豈能于此穀種之外。添得一物。

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自灑埽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所得亦有大小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于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弟。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坼。其盛衰大小之不齊。膏澤豈私于物哉。

呂博士說補

必有事焉。而勿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言。非虛無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

附錄

小程子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田誠伯曰。讀呂與叔中庸解。想見其人。補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宗義案。朱子于程門中最取先生。以爲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天假之年。必理會得到。至其求中之說。則深非之。及爲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蔡淵亦云。朱子教人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又卽先生之說也。故學者但當于本原上理會。不必言語自生枝節也。

又曰。與叔之文。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百家謹案。先生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材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其論甚悉。實可施行也。呂氏六昆汲公。旣爲名臣。更難。先生與晉伯和叔三人。同德一心。勉勉以進。修成德爲事。而又共講經世實濟之學。嚴異端之教。富鄭公致政于家。爲佛氏之說。先生與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此豈世之所望于公者哉。鄭公謝之。其嚴正如此。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行之方。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都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淺深爾。竊謂此言分別得。

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覲，亦此日爾。茅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爾。日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爲隨其所居而大小不同爾。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朱子曰亦善。

樂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四箴，但緩散舉，固講學中事也。曾子仁以爲己任，不如是，何以進道？而呂大臨克己銘方以不仁爲有己所致，其意鄙淺，乃釋老之下者。補

博士蘇先生明

蘇明字季明，武功人。學于橫渠最久，後師二程。和靖初爲科舉之學，先生謂之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乎抑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和靖未達。他日會茶先生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和靖有省，先生令詣二程受學。梓材案和靖未從明道，此二程當作小程。元祐末，呂晉伯薦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卒。

百家謹案：先生得罪遭貶，行過洛館和靖所，頗以遷謫爲意。和靖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常欣然赴饒；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先生渙然冰釋，孫鍾元先生曰：季明能成彥明于始，彥明能成季明于終，朋友之益大矣哉。

附錄

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能修省言辭，便自要立誠。若是修省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

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然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高下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不若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讀書。卻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橫渠門人高平再傳

###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

范育字巽之。邠州三水人。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橫渠學。以薦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諭之曰。書稱聖謨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橫渠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戰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支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知韓城縣。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龍圖游景叔先生師雄

游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受學橫渠第進士爲儀州同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寨訪于先生對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閒脅屬光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乃擇先生與邊臣措置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先生欲先發以制之請于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先生曰在謀不在衆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卒破洮河擒鬼章捷聞百寮表賀遣使告永裕陵言者以爲邀功生事止遷一官歷集賢校理權副陝西轉運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河之役可謂高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惟將士勳勞未錄此爲歎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帝數訪邊防利病先生具慶歷以來邊臣施置臧否朝廷謀議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歷知邠州河中府秦州陝州進直龍圖閣自復洮之後諸國悉入貢卒年六十六先生之學以經世安攘爲主非瑣瑣章句矇矓其精神以自列于儒者之比也故其志氣豪邁于事功多所建立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

謝山游景叔墓誌跋曰游先生墓誌雖言與橫渠遊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繼其篆則章公藻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方修宋儒學案得此爲之喜而加餐梓材案宋史云學於橫渠

忠憲种先生師道

种師道字彛叔洛陽人少從橫渠學以祖世衡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又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誣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後擢知懷德軍累遷洛州防禦使知渭州詔帥七路兵征威底城八日克之徽宗得捷書喜進秩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之盡護諸將諫曰鄰有盜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乎貫不聽遂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乎貫不能對先生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盧溝帝思其言召用之已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先生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至洛陽以其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後加贈少保諡忠憲

祖望謹案橫渠弟子墜于洛中而自呂蘇范以外寥寥者呂蘇范皆以程氏而傳而南渡後少宗關學者故洛中弟子雖下中之才皆得見于著錄而張氏諸公泯然可爲三歎子于宋史得游种二公于晁景迂集得張舜民于童蒙訓得田腴于程子語錄得薛昌朝于閩志得邵清而潘拯乃關中大弟子竟莫得其詳

### 潘康仲先生拯

潘拯字康仲關中人嘗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于不同不知如何持守程子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參程氏遺書

梓材謹案此條見遺書卷十五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伊川先生語。或云明道先生語。又案伊洛淵源錄龜山誌銘辨云。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進。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子張橫渠是也。悉此則先生之事橫渠可知矣。

修撰李潘水先生復

李復字履中。長安人也。雲濠案先生世居開封祥符。以父官闕右。遂爲長安人。朱子語錄稱爲關人。蓋傳寫之誤。學者稱爲潘水先生。以進士累官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先生于呂范諸子爲後輩。然猶及橫渠之門。繫髻修目。負奇氣。喜言兵事。于書無所不讀。亦工詩。崇寧中。邢恕爲涇原經略使。謀立邊功。以洗誣謗宗廟之罪。因納許彥圭之說。請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控夏國。時先生方爲熙河漕使。詔下委之。先生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因嘗用車。蓋兵不安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廣野。以車可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鷲鳥飛。不如是之迅。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敵多襲。遂爭先奔趨。不暇回顧。安能收功。非若古時之可用也。臣聞此議。出于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瑄。嘗用車戰。大敗于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于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

夫逃亡乘車于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又乞罷造船。奏云。經路使乞打船五百隻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于荆江淮浙和雇。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闊不及一丈。深止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上。徽宗感悟。罷之。已而卒以議邊事不合罷官。久之。金人犯關中。先生已老且病。高宗以舊德強起之。知秦州。空城無兵。卒死于賊。修

祖望謹案。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洪文敏公特載二疏于隨筆中。稱其忠鯁。然似未知先生之死事者。若知之。則宋史曾經文敏之手。不應但附見之邢恕傳中也。予讀樓宣獻公集。始得之。先生論孟子集義養氣之旨。謂動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作。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歎于中。氣爲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朱子稱其能得大旨。所著有滴水集。今無傳。予從三館中得見永樂大典。則先生之集在焉。雲濠案。滴水集四十卷。乾道間刻於饒郡。卽朱子所謂信州本。後多散佚。今存十六卷。其間有經解易象算術五行律呂及所上奏議詩則失傳久矣。大喜欲鈔之。而予罷官。遂不果。

梓材謹案宋有兩李復，一卽先生，一字信仲，見水心集，謝山答臨川雜問云：潘永是關中之李復，在元祐紹聖時，極稱博學，關中之有文名者也，信仲與之同名，時之相去則甚遠。

太學田誠伯先生腴

田腴字誠伯，安邱人也。後徙河南，從橫渠學，而與虔州宿儒李潛善，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尤不喜佛學，力詆輪迴之說。曰：君子職當爲善，建中靖國間，以曾子開薦，除太學正，崇寧初罷去。先生之叔明之，安定先生高弟也，其學專讀經書，不治子史，以爲非聖人之言，皆不足治，而先生不以爲然。曰：博學詳說，然後反約，如不徧覽，非博學詳說之謂也。先生嘗言：近世學者，無如橫渠先生，正叔其次也。蓋其守關學之專如此。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之。補

田先生說 呂紫微居仁記

予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者，嘗使氣勝之，自知如此，未得爲善。

祖望謹案此不免把捉故未善

居敬行簡之言，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爲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爲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

祖望謹案李君行亦然

公羊不知聖人之意，立言多害，如母以子貴，及人臣無將，至令兩漢時尊丁傳及誅大臣，蓋用公羊之說。讀經自當先看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說，某人說之心，然後經可窮。

祖望謹案先生叔明之謂讀經不必看諸家故先生有前一條之說而又以此一條防其弊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田先生說凡六條其一條移爲藍田附錄

太學邵彥明先生清

邵清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間太學諸生有十奇士號先生與焉嘗從張橫渠學易遂不復出有故人任河南尹召之先生曰子以富貴驕我耶卒不往參姓譜

待制張浮休先生舜民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慶歷中范文正公見其所作異之舉進士爲襄崇令新法行先生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盛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已而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坐軍中作詩訕謗謫監郴州酒稅以赦得原元祐初司馬溫公舉先生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得祕閣校理除監察御史疏論西夏強臣爭權戎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當與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爭之請還先生職名不報逾年通判虢州提舉秦鳳路刑獄入爲金部員外郎祕書少監使遼還除直祕閣陝西路運使俄知陝州徽宗卽位韓儀公忠彥爲左相除諫議大夫居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極陳陝西之弊河北之困尋爲吏部侍郎兼侍講時儀公引范恭獻公純禮爲右丞而召劉公安世呂公希純還禁從以先生列九卿朝班有起色門下侍郎李清臣恨之首罷右丞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使不得入朝又出先生以龍圖閣待制知真定儀公不能遏也曾布爲右相亦惡諸君子范致虛乃奏曰河北三帥連橫恐非社稷之福于是安世希純同日罷而先生亦以

改同州。謝表言紹聖逐臣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坐訕謗落職。知鄂州。然清臣亦爲布陷。出守北京。先生遂坐元祐黨籍。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尋復集賢殿修撰。致仕。其歸也。杜門自守。不見賓客。時爲山游。跨一羸馬。萬巾道服。飢則啖麪。一甌人皆服其清德。紹興中。贈寶文閣直學士。先生少慷慨論事。其使遼也。見邪律延禧爲皇太孫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姬侍。因著論以爲他日必有張義潮挈十三州以歸朝者。當不四十年見之。其文豪邁有理致。而尤長于詩。自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墁集一百卷。畫墁案畫墁集今存八卷。先生之從橫渠學。見于晁景迂集中。他書無所考也。考橫渠之卒。先生爲之乞贈于朝。以爲孟軻揚雄之流。且景迂及與先生遊者。必不妄。惜乎畫墁集今世無是本。予雖曾從永樂大典中見之。而未得鈔其論學之緒言耳。補

粹材謹案謝山所節呂紫微童蒙訓有一條云。崇寧間。張公芸叟既貶。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獨遊山寺。芒鞋道服。跨一羸馬。所至從容。飲食一甌。澹麪。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今檢謝山補撰張先生傳。已入其中。則此乃采入諸學案而未刪去者也。故於紫微學案節之。

### 殿丞薛先生昌朝

薛昌朝字景庸。橫渠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程子嘗曰。天祺有自然德器。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以太事爲重。傷于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陳古靈嘗薦先生于朝曰。才質俱美。持法端直。可置臺閣。時先生爲殿中丞。充秦鳳熙洛路句當。補

晉伯門人范周三傳

臺諫馬先生涓

馬涓字□□南鄙人其父從政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妻父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先生因以夢中語爲名元祐中登進士第一晉伯帥秦州先生入判幕府自稱狀元晉伯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先生自以爲得師焉後立朝爲臺官有聲崇寧二年陷黨事安置吉州參姓譜

附錄

□□曰馬涓官南京元城在焉馬涓廷試日元城作詳定官所取也而涓不修門生禮元城微不喜客以告涓曰不然省闈專設主文是以有門生之稱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稱門生于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元城聞而是之自是甚懼補

太學張先生瞻

張瞻字景前□□人晉伯爲秦帥先生之父爲倅遣之聽講及入太學晉伯曰微仲弟不必見不如見與叔弟其時汲公爲宰相而晉伯以爲不必見則知先生蓋亦有志于實學者也和叔家學

呂先生義山



呂義山字子居和叔先生之子也。范侍郎育稱其能紹家學亦嘗請業于程門。與叔嘗致書伊川先生書曰。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枉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唯望乘閒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是先生能傳程門講席往復之語。其有得于學可知矣。伊川與叔先生解中字不可卽謂之性。先生對以中者性之德。伊川以爲近之。補

祖望謹案和叔止一子。見行狀。則義山之卽爲子居無疑。程子集中註云。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夫和叔之子卽義山也。一云二字。蓋門人不知而誤增之。胡文定公又疑其爲邢子居。則尤無稽之言。關中自南渡後。道梗不通。接藍田學派。遂至無徵。今僅得列名學案。而其生平之詳不可得而考矣。

藍田門人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已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閣門謝先生天申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景叔家學高平三傳

運使游先生蟻

游蟻殿院師雄子也。知其定縣。時朝廷新得燕山。其倉廩虜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饑。朝廷命府州縣輸糧。

調牛車所在鼎沸。惟先生寂然無所爲。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訴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罪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尙未蒙處分。奈何。諸縣且行矣。先生曰。使諸縣行。乃白已。而諸縣皆行。先生乃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先生曰。不然。吾所以不徵汝糧。調汝牛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先生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齎輕貨往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銀。一一爲區處。畢。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盆集。米價頓落。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先生爲河北運使。參北聰文錄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標目有先生之名。而未爲傳。其名作譚。蓋本施氏北窗文錄也。近得游景叔墓誌。石刻於諸味音學博星杓。蓋景叔諸子。名皆從立。先生爲景叔第三子。舉進士。則作譚爲是云。

誠伯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榮陽學案

彥明家學

邵蒙谷先生整

邵整。字宋舉。彥明子。自號蒙谷遺老。與從口景之。以家學自相師友。教授生徒。常百餘人。邑人蘇大璋從之遊。終其身。先生少嘗從合沙鄭少樸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參姓譜

教授邵先生景之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蒙谷門人高平四傳

知州蘇雙溪先生大璋

蘇大璋字頤之古田人也學于蒙谷先生少穎悟年十三通周易成慶元進士爲道州教官以闡揚正學爲己任召試館職除正字遷著作郎力言禁錮道學之非忤大臣意遂累章丐外知吉州歸自號雙溪

卷三十二

周許諸儒學案表

周行己

族孫 去非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表臣 子松年

曾孫 濬

潘凱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王十朋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鄭伯熊 弟伯英

浮沚私淑

從弟  
伯謙

胡一桂 別見木鐘學案

節痛續傳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蔡幼學 別見止齋學案

朱伯起

別附  
木待問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豐公叔 講友

郎鵬舉 附見龍川學案

張澹 別見長齋學案

並景憲同調

李迎

許景衡

林季仲

林叔豹

林仲熊

林季理

別附蕭振

謝天申

並伊川藍田門人

安定濂溪橫渠再傳

高平三傳

沈躬行

從弟琪

伊川藍田塘奧深伏門人

從子大廉

從孫季豐

安定濂溪橫渠荆公管氏

從子大經

再傳  
高平古靈三  
傳

從曾體仁 別見止齋學案

劉安節

弟  
安禮

劉安上

戴述

弟  
迅

鮑若雨

潘閔

陳經正

陳經邦

陳經德

陳經鄂

並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  
傳

趙霄

弟  
霑

張輝	子孝愷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蔣元中	諸葛純	子說	
並周許講友			
蔡元康			
潘安固			
並周許學侶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軫	子天益
		並平陽續傳	

周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考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爲晦翁

未成之書。今合爲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啓象山一派。述周許諸儒學案。

梓材案周許諸先生原列永嘉學案之一。謝山序錄始定爲周許諸儒學案。

程呂門人胡張再傳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學者稱爲浮沚先生。少而風儀秀整。語音如鐘。十行並下。遊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而先生獨之。西京從伊川遊。持身艱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嘗作顏子不貳過論。曰。過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于心。而天下歸其仁。伊川亦稱之。呂與叔時在同門。先生亦師事之。豐清敏公爲司業。一日。騁從闕于堂下。先生上書規之。清敏爲異。謝焉。時兩賢之。成元祐進士。求監洛中水南糴場。以便從學。先生未達時。從母有女。爲其太孺人所屬意。嘗有成言而未納采。至是其女雙警。而京師貴人欲以女女之。先生謝曰。吾母所許。吾養志可也。竟娶之。愛過常人。伊川常語人曰。某未三十時。亦不能如此。然其進銳者。其退速。當慎之。其後先生嘗屬意一妓。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也。又曰。此似不害義。伊川聞曰。此安得不害義。父母之體。而以偶賤倡乎。謝上蔡曰。恭叔不是擺脫不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倒耳。胡文定曰。恭叔才識高明。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便長進矣。崇寧中。官至太學博士。願分教鄉里。以便養親。許之。尋教授齊州。大觀三年。侍御史毛口劾先生師事程氏。卑汙苟賤。無所不爲。遂罷歸。築浮沚書院。以講學。宣和中。除祕書省正字。卒于鄉。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梓材案陳直齋書錄解。



題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云。先生所居謝鵝坊。有浮沚書院。○靈濠案周博士集三十卷。本之萬歷溫州府志。考宋史藝文志。稱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溫志蓋傳譌也。永樂大典本浮沚集八卷。見四庫書目。予從永樂大典得見之。其文蓋學東坡者。先生以偶墮狎邪之故。遂爲謝尹諸公所譏。然考其晚年所造。似已爲不遠之復。未可以此一節抹殺之。晦翁謂先生學問。靠不得者。恐太過也。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尙有緒言。南渡之後。鄭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謂永嘉之學。視千載之已絕。退而自求。克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于前。鄭承于後。然則先生之功。不可沒也。修

浮沚語  
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者。恐有限。補

百家謹案伊洛之學。東南之士龜山定夫之外。惟許景衡周行己親見伊川。得其傳以歸。景衡之後。不振。行己以躬行之學。得鄭伯熊爲之弟子。梓材案鄭先生爲浮沚私淑弟子。其後葉適繼興。經術文章。質有其文。其徒甚盛。

祖望謹案浮沚時。與許景衡劉安節安上戴述趙霄張輝沈躬行蔣元中。稱元豐太學九先生。族孫去非爲張南軒高弟。

附錄

先生作浮沚記曰。予浮雲其仕。泛然出。油然歸。有名無位。凡民如也。有鄉無居。逆旅如也。傲室浮光山之

下古西射堂之遺址。轟然小洲。緣以勺水。予視吾生若瀛。起滅不常。若萍。去留無止。于是名之曰浮沚。其西爲閣。名曰瀛閣。其東爲軒。名曰萍軒。其北爲室。名曰桴室。室者。室也。室吾心之陰幽不善也。其南引舟而渡。名曰筏。渡者。度也。度一切陽明之善也。是吾居也。因水而爲洲。因洲而爲室。因室而爲名。因名而爲義。皆浮義也。故吾不獨浮其仕。又且浮其居。不獨浮其居。又且浮其生。生有之而何得。無之而何失。古之有道者。貧而樂。窮而通。豈謂是與。非曰能之。願學焉。補。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也。學者稱爲橫塘先生。伊川講學。浙東之士從之者。自先生始。成紹聖進士。歷仕至殿中侍御史。東南之未定也。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依舊徵之。先生疏言。茶鹽人所日用。當視食者之多寡。以爲歲額之高下。今被兵州縣。戶口減半。而歲額必使與舊比。東南赤子。何以堪命。三疏得請。燕山之役。力言童貫不可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言譚稹罰未稱罪。時以用兵。故誅求益甚。先生言財不足。當節用。民已困。當厚恤之。元豐左藏庫日支約三十六萬緡。今費一百二十萬。非舊制者可減。營繕諸役。花石綱運。非舊制者可罷。凡吏員以點檢文字。祇應準備爲名。及伶官伎藝待詔之屬。因事增置。祿費尤多。與夫無名之功賞。非常之賜予。僥倖之請求。宜一切省絕。常賦之外。又以買糴爲名。與其他抑配者。不可一二數。監司督責。州縣促辦。百姓破產相屬。爲民父母。豈不惻然加恤乎。王蔡亂政。日甚。先生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亦久不除。雖近例以三公通治。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虛位。況近年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賊狼籍。財匱民困。軍政縱弛。邊備不嚴。陝西諸路地震。

彌月京東淮東積水害稼。此正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望博考公議。慎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王黼大怒。適知洋州吳巖夫以書抵執政。言先生之賢。而誤達于黼。以是逐之。欽宗卽位。以左正言召中丞陳過庭引親避嫌。改太常少卿兼諭德。已而除中書舍人。上書論人君心術及時政。而耿南仲以舊學執政。深惡黻直之士。李光程瑀相繼被斥。先生爭之。會過庭拜中書侍郎。先生復引嫌。南仲乃誣先生視大臣進退爲去就。與同官晁說之俱罷。胡文定公爭之不報。已而有詔召還。則京師被圍。道梗信絕。高宗卽位之八日。以給事中召。至則除中丞。時宗忠簡公守東京。小人據之。先生力言其不可罷。又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意欲節浮費。輕賦役。慎命令。明賞罰。平寇盜。嚴武備。汰奸貪。抑親黨。申公論。以革往事之弊。浙西軍變。提刑下招安之令。既降。請授以官。先生謂作亂而反得受爵。非政刑也。罷之。惟駐蹕之議。則李忠定公主南陽宗忠簡公主還京。而先生獨請東。建康陳潛善之兄潛厚爲戶部尙書。先生極論其不可。乃罷尙書之命。猶以延康殿學士領財計。再疏言之。高宗甚向用先生。遂拜右丞。入政府。而潛善等益忌之初。先生謂天下方多事。常調和同列以求濟。已而嘆曰。調和不可爲也。則請開爲上極言之。潛善等益恨。會議改鈔法。先生曰。國家號令。失信于天下。垂三十年。而鈔法最甚。尤而效之。奈何。遂止。有從臣汙僞命者。宰相以其有文。欲復使典制。先生曰。是大辱國。此而可用。孰不可用也。或謂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于禁中設壇望拜。上以爲問。先生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潛善等惡宗忠簡公。謗之不已。先生廷辯之曰。澤忠義之節。居守之功。非特臣能言之。東都宗廟所在。北抗強敵。責任不輕。必欲易之。非左右大臣不可。謗者默然。初李忠定公爲相。遂定南陽之議。忠定去位。議亦罷。而忠簡累

請還京。先生獨謂三鎮未復，不宜居危地。南陽漕運不繼，且當居建康。及金人攻汜水，高宗尚在廣陵。先生請李建康益力，會有傳信王榛將入洛者，高宗懼，遂下還京之詔。汪黃實主東幸，而故以渡江之議罪先生，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先生聞還京之舉，憂之。至瓜洲，得喝疾，舟至京口而卒。夷考當時之議，自以李宗之北而爲是，而東幸爲怯。此不足爲先生諱也。然汪黃本主東幸，及捕于傳聞，始議還京，而借渡江之議以傾先生，是則小人之醜，正可爲太息者。且汪黃之主東幸，特以自便其私，而先生則主于擇險而守。其所見正不同。及夫倉卒下還京之詔，漫無牧圉之備，羽書猝至，狼狽渡江。然後知先生之早計較之。李宗雖有遜，而小人當媿死矣。故先生既卒，而高宗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無如張懋許景衡者。賜諡忠簡。明年，先生夫人胡氏乞借所僦官屋，詔以給其家。所著有橫塘集三十卷。雲濼案：橫塘集四庫釐爲二十卷。予從永樂大典中曾見之。以下補。

先生論學詩

吾爾學者，學古之道。惟古善教，有倫有要。其學維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爲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閣門謝先生天申

謝天申，字用休，瑞安人也。見于伊川語錄。和靖先生亦雅重之，以賢良薦知閣門。祖望謹案：晦庵伊洛淵源錄用休名天申，而止齋集名佃。豈其人有二名耶。

梓材謹案：陳止齋重修瑞安縣學記云：始林介夫先生不爲新經，以春秋教授于鄉。既而許公景衡

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僧同郡諸儒。又嘗越數千里外。竊從程呂二氏同學。此卽謝山所謂止齋集名。佃者亦據此可見許謝二先生皆從藍田遊矣。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沈躬行字彬老。永嘉人。也不喜舉業之學。而好古學。講明禮經喪葬之制。初從塘奧先生林石遊。安定古靈之再傳也。已而從伊川兼師同門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爲本。篤信而力行之。卓然以聖賢爲依歸。王氏廢春秋。先生獨手摹石經春秋藏于家云。梓材案王氏廢春秋句。猶仍葉水心之說。

謝山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曰。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并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尙見于藏書之目。亦異事也。讀水心詩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撮而有之。其孫體仁閣以皮焉。予爲名曰深明。梓材案體仁字仲一。別見止齋學案。又案慈湖作

深明閣記。謂彬老爲仲一族曾王父。則仲一乃彬老曾孫。非其孫也。詩曰。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焚書厄。是所指者。開封之石經也。然予考嘉祐本。當宋時流傳亦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荆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尤之。其實荆公斷爛朝報之言。出于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辯之矣。且荆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石經之春秋。後世有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荆公一過。可不辯與。

梓材議案。浮沚爲先生父子正嘉謫云。洛陽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鄉先生林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賞躬行從之遊。而鄉黨朋友咸稱之。據此則先生又爲龔氏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知州大劉先生安節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也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安上相友愛師事伊川遊太學成元符進士主諸暨簿祭酒率其屬表留太學不報尋除萊州教授未行改河東提學管句文字召對便殿先生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即日擢監察御史自學禁起伊川弟子無顯者至先生與許公景衡始見用已而除起居郎次年遷太常少卿爲宮宦所誣劾謫守饒州州饑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他州皆強取諸民先生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市人爲在官者所擾多逃散先生安集之未幾飢者充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饒之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曰吾州自范文正公而後始見劉公甫至宣大水先生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昕夕不休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闢佛寺以處之欲發廩吏以爲法令不可部使者亦持之先生弗聽大疫命醫治之其全活者無算政和六年卒先生從事于致知格物存心養性之說久而有得遇人無貴無賤一以至誠未嘗見其有悲辭怒色至于大節則凜然不可奪道鄉鄒公得罪與其所厚數十人道送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先生泰然已而哲宗宥之亦自若宣州荒政有詔褒先生歸功于監司其待胥吏不以刑威而自服嘗相戒曰神可欺府君不可欺訟者亦或相戒曰何面目見府君以是政甚清簡嘗輯伊川語錄一卷或有問先生于伊川者曰未見他進處只他守得定不變亦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之矣所著

有劉左史集四卷。非足本也。許橫塘銘先生墓曰。溫溫劉子。其美璞。斯文有傳。與敦琢。始乎致知。物斯格。沈涵充積。卒自得。衆人巧智。獨敦朴。衆人迫隘。獨恢廓。衆人利欲。獨淡泊。洞然無礙。油然而樂。

大劉先生語

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閒矣。

致知甚難。

學者須至于大。

至誠可以蹈水火。

作文害道。

梓材講案謝山所錄大劉語六條。今移入明道學案者一條。

給事小劉先生安上

劉安上。字元禮。左史安節從弟也。見知于范忠宣公。與兄同受業伊川之門。里人稱爲大小劉先生。以別之。成紹聖進士。累遷至提舉兩浙學事。陛對稱旨。徽宗稱其蘊藉。有大臣體。由監察御史再遷至侍御史。上嘗目送之曰。安上奏事。可謂詳審。先生面奏蔡京罪狀數十。退復以疏言之。而京自若。乃再疏論之曰。臣累疏論列蔡京罪惡。雖蒙俞允。未卽顯誅。臣不敢避。再三之瀆。仰干天聽。三省事務。必由聖斷。京不候奏。擬徑行批下。其罪一也。文昌舊省。乃先帝容畫。京惑于陰陽之說。一毀爲墟。其罪二也。謀動邊釁。舉師黔南。民不聊生。其罪三也。錢鈔朝令夕改。商販不行。棄妻鬻子。或至自經。其罪四也。汲引凶奸。結爲死黨。

其罪五也。株連羅織，冀鉗異議。其罪六也。臚傳賜第，摘其語涉諷己者，編廢二十餘人。其罪七也。交結宮闈，私通近習。其罪八也。託祝聖以營臨平之私域，假利民以決興化之讖水。其罪九也。孟翊、張懷素皆其所引，姦妖惡逆。其罪十也。其餘積惡，未容殫述。臣愚欲望陛下，斬京頭以謝天下，斬臣頭以謝京時。大觀二年也。于是中丞石公弼、諫議大夫張克公，復與先生廷劾之。京始罷相。三年，遷右諫議大夫。又劾給事中蔡密，以道家吐納之說，妄自尊大，侍班瞑目，上輕君父。時論偉之，尋除中書舍人。踰年，除給事中。尋以徽猷閣待制，歷知壽州、婺州、邢州，皆有聲。已而陞壽州爲府，復以先生守之。又知舒州奉祠。建炎二年卒。先生在言路，嘗曰：吾仇怨滿天下矣。然吾職所在，吾無心也。故其章奏多不存者。所著有劉給事集三十卷，今止五卷，非足本。雲濠案薛嘉言所作先生行狀，稱有詩五百首，雜文三十卷，然猶缺國史經籍志載。其集實止五卷，蓋兵燬之餘，後人掇拾而成也。

祖望謹案：先生之風節峻矣。顧晁景迂作客語，謂道鄉之貶，舟子參之。先生取舟子決之，此必傳聞之妄也。先生兄弟同學同志，方道鄉之貶，左史送之，而先生乃辱之，得無類司馬牛之兄弟乎？且道鄉初貶，在先生未爲御史之前。其時先生一官錢塘，再官縉雲，三官登州，皆非道鄉貶謫之路所經。若其再貶，則先生爲御史矣。于歲月亦皆不相合。況先生冒不測之禍，以糾蔡京，而肯辱道鄉以媚之乎？晦翁又誤移此事屬之左史，則以送道鄉之人而反決其舟子，又事之所必無者也。

小劉先生語

天下未嘗無才也，作而成之，才不可勝用矣。



能制于外者，則能養其中。

拱而尚右，此信孔子之行而行之者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信孔子之言而言之者也。非自得也。今長吏多以捕獲功自列，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爲。

教授戴先生述附弟迅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也。孝友直諒，少工于文，嘗試廣文館，趙挺之得其卷，以爲老儒，擢異等。而先生未冠也。先生爲小劉先生妹婿，遂同遊于程門，求爲己之學。居父喪，廬墓盡哀。成元符進士，不樂爲簿監等官，辭之不得，賦歸去來投檄去。起爲臨江教授，居母喪，病于倚廬，或請遷于內，先生不可。六日而卒。周浮沚志其墓曰：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既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于心。若有自得，方沈涵充積，日進不已，而年止三十有七，可謂不幸也已。先生弟迅，字幾仲，私淑洛學于其兄，時稱爲大小戴。先生門人合其文曰二戴集，幾仲別有晉史屬辭三卷。

鮑敬亭先生若雨

鮑若雨，字商霖，永嘉人也。學者稱爲敬亭先生。張思叔敬亭記曰：商霖從學伊川，先生勤苦自勵，早夜不息，爲同門之畏友。伊川嘗令與和靖講明口口，睦州之亂，率其門人捍禦有勞，有司奏功，力辭不受。所著有伊川問答錄敬亭集。

敬亭語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者。

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爲族弟。此亦豈知爲族兄耶。或告曰。公之族兄弟也。旣而憮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人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誠善喻。人之初生。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旣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于是。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于中。事物誘于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以務本。而曰孝弟爲仁之本。蓋謂爲仁者。必本于孝弟。先生曰。如此尋究甚好。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敬其父母矣。故曰盡其道謂之孝弟。

隱君潘先生閔

潘閔字子文。瑞安人也。與敬亭諸公入洛。從伊川。嘗以子夏子張之論交爲問。伊川曰。子張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先生退而有得。志趣高遠。見當時政事混濁。黨錮之禍正烈。遂隱居不仕。

陳先生經正

進士陳先生經邦合傳

陳先生經德合傳

陳先生經郭合傳

陳經正字貴一。平陽人也。與其弟經邦從伊川遊。謝持正之見伊川也。貴一實介紹之。經邦成大觀進士。

字貴新。貴一貴新。皆有問答。見語錄。其二弟經德。經郭亦私淑洛學者。平陽學統。始于先生兄弟。成于徐忠文公。宏父貴一嘗曰。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爲我。

梓材謹案。謝山以經德經郭爲洛學私淑。然考溫州舊志。謂經正與弟經邦經德經郭永嘉鮑若雨。俱受業二程之門。二程謂伊川也。儒林宗派亦以爲程門弟子。第以經郭爲經邦弟。經德爲經郭弟。許橫塘爲其祖宗偉墓志云。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郭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辨。則經德最長。而經邦經郭經正皆其弟也。橫塘親見諸陳。且謂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遊。許某則其同在程門。而非私淑可知矣。

周許講友

學正趙先生霽附弟霽

趙霽字彥昭。瑞安人也。十歲賦猛虎行。甚工。少孤。從父豫析其產。先生悉以屬之。兄入太學。與橫塘諸公爲洛學。成崇寧進士官濟州教授。導諸生以躬行之實。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爲之丕變。時稱爲趙顏子。官至太學正。先生弟霽字彥澤。學業亞于其兄。大觀中以八行舉。恥其爲蔡氏所設科。力辭不赴。方賊之難。同縣令王公濟守禦有勞。既卒。縣人祀之。許橫塘稱其臨大節而不撓。視古人爲無愧云。

學錄張草堂先生輝

張輝字子充。永嘉人也。自六經諸子史百家之說。皆通習而辨析之。性篤孝。居喪哀毀不自勝。築霜露堂于墓側。棲止其中。有甘露降于庭。學者爭請識之。曰。是自銜也。與橫塘諸公日從事于治氣養心之術。學

者從之益多。政和中舉八行不就。政和二年。上舍擢第。累仕爲洪州教授。以薦爲國子學錄。所著有草堂語錄。學者稱爲草堂先生。

上舍蔣先生元中

蔣元中字元中。永嘉人也。見道超卓。與橫塘諸公爲洛學。嘗作經不可使易知論。太學諸生盛傳誦之。至刻之石。而張文忠公橫浦亦時時爲學者誦之。方元豐中。太學有永嘉九先生之目。卽劉許以至沈蔣九人也。張氏趙氏蔣氏疑未見伊川者。蓋私淑也。然永嘉之爲洛學者。尙不止此。蓋指其同時在太學者耳。周許學侶。

上舍蔡先生元康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也。初入太學。慨然嘆曰。學止科舉而已耶。所見賢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崇寧中遊京師。謂其友曰。連日不樂。得非吾親不安耶。馳歸。果父病。尋愈。學以誠正爲本。龜山道鄉了翁皆重之。道鄉臨歿。告以死生之說。并學問源流甚詳。嘗失金。有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曰。此非吾金也。尋以八行薦。未報而卒。橫塘爲志墓。

潘先生安固

潘安固字仲碩。平陽人也。由橫塘諸公私淑洛學。嘗舉八行不就。一日行市上。負薪者誤觸其巾。墮溝中。皇遽弛擔謝罪。先生撫而遣之曰。汝行矣。吾自取之。以上補。

浮沚門人胡張三傳

學士吳湛然先生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也。大觀初進士。高宗時累官右正言。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秦檜欲其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先生不答。坐罷。復起知婺州。尋進直學士。晚號湛然。鄉論推其清約。宋史謂其源流得之陳忠肅公了翁。而不知其爲浮沚先生高弟。永嘉諸公之傳其最達者先生也。修

通守李濟溪先生迎

李迎字彥將濟源人也。累官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明州。晚寓苕上。嘗自贊曰三仕三已。應緣而進。一邱一壑。倦遊而歸。其高致如此。先生爲永嘉周浮沚先生塔。因得聞伊洛之說。其居苕上。□□招提中。日手鈔聖賢治心養性之學。有濟溪老人遺稿一卷。周益公序之。又表其墓。補

橫塘門人

直閣林竹軒先生季仲

運副林先生叔豹合傳

林季仲字懿成號竹軒永嘉人也。雲濠案先生自號蘆山老人。嘗備寓豐陽。竹軒集中又自稱濟南林某者。蓋其祖貫也。兄弟四人皆橫塘許氏弟子。而先生與叔豹尤著。成宣和進士。官婺州兵曹。出死囚之無罪者。遷仁和令。建炎抗卒之亂。先生躬帥士兵。捍截有功。高宗幸永嘉。先生奉母避兵山下。以中丞趙鼎薦。與吳表臣並召見。授臺官。累遷吏部郎。乞重民牧之選。因乞一令自效。且云臣承乏郎官。求爲縣令。似乎不情。然官職之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郎官貴。以斯民爲重。則縣令貴。古人有言。請自

陳始今請以臣爲郎官。作令之始。尋除太常少卿。趙鼎罷相。先生亦出知泉州。鼎再入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陛下能用之乎。不然。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和議起。先生上疏引夫差。句踐事。爭之。被斥。久之。召知婺州。尋復以直祕閣奉祠。有竹軒雜著十五卷。雲濤案竹軒雜著今存六卷。叔豹字德惠。成進士。爲李綱行營使幕官。甚倚任之。按慈溪縣。鄞之降紳。蔣安義。獻屠城策。以媚金。求知明州。德惠自慈帥兵入杖殺安義。姦民以定。累官江東副轉運使。補

祖望謹案先生兄弟遺書不傳。然嘗見直閣送虞仲琳詩云。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壑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把手沙頭莫言別。與君原不隔江湖。則已開象山宗旨矣。

林先生仲熊

林先生季理合傳

林仲熊。季理。與叔豹。皆竹軒弟也。皆知名。參直齋書錄解題

別附

學士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也。橫塘許忠簡公壻。故少受業于許氏。成重和進士。爲婺州兵曹。忠簡赴京。振祖道曰。丈人至朝廷。幸勿見薦。今執政多私其親。故丈人宜革之。忠簡肅然。是之高宗。幸廣陵。東南雲擾。一日。婺卒數百。挾刃倡亂。振安輯之。秩滿。數年不調。執政交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久之。以親老求去。章七上。不

許乃面奏曰。臣事親之日少。事陛下之日長。惟聖慈哀憐之。遂外補。已而復召爲祕書郎。當是時。伊洛之學盛行。其稱程門再傳弟子。最有聲著。上蔡之門則朱震。龜山之門則張九成。喻樗。高閔。橫塘之門則振而。閩人劉子暈以私淑起。見孝心傳道命錢。未幾宰相趙鼎爲秦檜所排。遂以專門之學被詆。凡宗伊洛者。指以爲趙鼎胡寅之學。貶斥無虛日。振始稍諱其傳。與句龍如淵等附于檜。以此累遷至工部侍郎。既劾劉大中。罷其參政。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而振亦私謂人曰。丞相殆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未幾鼎罷。然振亦出知台州。又坐薦李光之黨楊煒。再謫池州。君子薄之。晚年起知成都府。頗有惠政。以數文閣學士卒官。雲濤案學士著有文集二十卷。○以下補。

祖望謹案薛文憲公浪語集所作振墓志無貶詞。而王忠文公蕭家渡詩頗稱其名德。殆出于鄉里之私乎。今重爲論定。庶以警後世之反覆者。

石經家學

沈嘉慶先生琪

沈琪字東美。彬老從弟。行義如其兄。聚族而居。寢舍飲食。皆放古制。學者稱爲嘉慶先生。

提刑沈先生大廉附子季豐

沈大廉字元簡。石經先生從子也。傳其家學。紹興進士。爲樞密院計議官。尋除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罷。先生力陳其不可。俄而中書舍人凌景夏相繼復爭之。俱不報。自以不得其言。力求外補。遂以直祕閣提刑福建卒。王公梅溪輓之曰。能將一誠字。了卻百年身。九先生之後。能世其家。推

周氏沈氏張氏子季豐字儉光亦躬行之士止齋宏父諸公並重之

論語說

三年無改黃繼道曰君子不忍死其親三年之內于父所行或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昔居先君之喪于哀苦中得此說甚以爲合于人情也

宰子晝寢黃繼道引禮記問疾之說以爲宰子好內而懷安竊以爲不然宰子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昏惰無精進故責之

胡五峯曰范伯達亦云然

如有所立卓爾黃繼道以爲顏子去聰明智力而後有所得其論爲妙

胡五峯曰聰明智力豈可去去之則入于空矣

梓材匯案謝山所節沈元簡引黃莊定之說七條其事爲莊定說者四條移入武夷學案

主簿沈先生大經

沈大經字元誠石經先生從子也通物以性成身以行後進登其門咸有所裁正在家尤嚴肅妻子莫不化之用累舉恩主漳浦簿奉南嶽祠沈氏自石經紹正學先生與其兄大廉並稱克世而先生惜未見其施云

大劉家學胡周三傳

劉先生安禮



劉安禮字元素左史同產弟也學于左史于書無所不讀有才氣宣和辛丑睦州之亂劉教授士英糾義兵永嘉士子助之者鮑敬亭與先生皆佐方略盜至共守城有功朱漢上與之厚敬亭病于京師先生以師友之誼不遠二千里往視得寒疾遂卒時論惜之

草堂家學

架閣張先生孝愷

張孝愷字思豫草堂先生子傳其父學紹興庚辰進士官架閣止齋先生婦翁也以上補

草堂門人

諸葛先生純

諸葛純永嘉人其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由是閩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嫻姪云參陳止齋集

浮泚續傳胡張四傳

通判周先生去非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湛然家學

知州吳公叔先生松年

吳松年字公叔湛然先生表臣子也少年工于文時以爲有孫觀汪藻之風張忠獻公謂之曰士當爲有用之學不必苦心詞章因令與其子敬夫遊以任子累官明州通判朝臣爭薦之除將作監丞江西安撫

司參議。尋知南劍州。以答天意。固民心爲對。先生善折獄。其在明州。出死囚數人。其在南劍州亦然。暇則之學宮。與諸生講經義。課政以最。入朝。政府將以爲郎官。孝宗以其治郡有聲。再令知潭州。未之官而卒。先生風神高邁。談論傾座。超然如唐晉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于進。愨而澹。介而通。于兄弟尤友愛。最與王忠文公十朋。鄭文肅公伯熊。艾軒東萊諸公善。所著有江湖集。補

公叔講友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附弟伯英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與其弟歸愚翁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先生少慕呂申公范滂。夫舅甥之爲人行己一以爲法。而論事則慕賈長沙陸宣公。已而直見道體。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先生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視聽。又判罷吏羊綰再役。先生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嚮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諡文肅。方秦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寅之學。而永嘉乃其寓里。後進爲所愚者尤多。故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吳湛然沈元簡其晨星也。先生兄弟並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以統紀不接爲懼。首雕程氏書于閩中。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大鄭公臧否人物。最矜慎。稱爲方峻。小鄭公喜

賢借一介之善。雖輩行懸絕。必引進之。乾澆之間。永嘉學者。連袂成帷。然無不以先生兄弟爲渠率。嘗見張宣公之文。謂歸愚曰。世以爲是人志于功名者。謬矣。是學人也。當納交焉。呂成公尤重之。先生恂恂謹厚。少而德成。悃悃無華。無一指不本于仁義。無一言不關於教化。顧徇道寂寞。視退如進。敬歷中外。不自陳年勞以求磨勘。故卒不達。弟伯英。字景元。資性俊健。果決。視其兄。又別爲一格。每慷慨論事。自謂一日得志。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承平之舊。隆興元年。進士第四。故事。以甲科高第入仕者。每易進用。文肅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先生性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老乞養。奉祠三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已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議將以司幹處之。先生笑曰。此冗官也。吾方議當省之。而身居之耶。竟以疾辭。論者以先生兄弟性行雖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文肅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有贅語。有記聞。雲濠案先生集已不傳。今惟數文書說一卷行世。判官有歸愚翁集二十六卷。今皆無傳。良可惜也。修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于渠者。正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景望同調

郎先生鵬舉附見龍川學案

監獄張忠甫先生滄別見長齋學案

架閣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諸葛家學

主簿諸葛先生說

諸葛說字夢叟其父草堂先生之甥永嘉人也得其外家之傳紹興庚辰進士以祿不逮親無意于仕名其園曰良園室曰儻室以正學教其鄉人晚年以薦主長樂簿史越公帥閩重之延居幕中多所諮訪且薦之朝而先生卒矣嘗自言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補

平陽續傳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劉先生軫附子天登

劉軫字德輿平陽人也嘗曰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心而不豫防則快者終害也怒將以懼人過怒適以自傷也能將以致譽矜能適以召謗也凡此皆非淺心者所能知所著詮心指要二萬餘言子天登傳家學有筠坡集嘗應嘉泰賢良上書極陳時政不報補

梓材議案是傳原底有學於止齋四字謝山抹之云恐是徐子宜之徒又標頭云欲附張忠甫傳是皆疑而未定今列徐子宜爲平陽續傳而以先生次之於張忠甫亦不相遠云

景望家學胡張五傳

教授鄭節卿先生伯謙

鄭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著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關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于太宰故惟冠此四關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術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參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太平經國書自序稱伊洛老師橫渠夫子蓋永嘉周浮沈沈彬老諸子皆伊川門人橫渠再傳弟子鄭景望又私淑浮沈以綿伊洛橫渠之傳觀先生所稱其爲景望家學無疑也

景望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別見止齋學案

朱先生伯起

朱伯起，字人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爲友。景望愛其質醇，以爲近道。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曰陰陽精義。雲濠案謝山劉記謂先生著有陰陽精義二卷。陳君舉欲爲之序，不果。水心序之。參葉水心集。

別附

侍從木蘊之待問

木待問，字蘊之，永嘉人也。隆興祭，未進士第一。累官太子詹事，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鄭文肅弟子。待問以大魁官，至侍從，然無所表見。其于師門九等人表，當在下中。荆溪吳氏言其貴後，頗悔歸愚，而侵其居，則又小人之靡也。補

石經續傳

沈先生體仁別見止齋學案

湛然續傳，胡張六傳

監倉吳子量先生濬

吳濬，字子量，表臣曾孫。世其家學，篤志窮經。櫛沐俱廢。嘉定間，葉味道陳壇，以朱學顯。而先生從遊之士，過之，潘凱方來其高弟。補

梓材匯案：溫州舊志載先生初名濤，登嘉祐第，監平江府大軍倉，秩滿，將處以京秩，弗就。注青田令。歸，則先生出處可考矣。

子量門人胡張七傳

待制潘先生凱

潘凱字南夫，永嘉人。弱冠入太學，嘗上書言史彌遠擅政，登紹定第，教授常德府。勇信軍作亂，先生馳入營，裂帛植于門曰：「在營者非叛軍士皆歸伍，無敢後。」乃止戮其首亂者。郡人德之，與董文清槐同立祠祀之。淳祐末，除監察御史，三疏論丞相鄭清之不勝任，未報，即歸。後以宗正少卿除祕閣修撰，進刑部侍郎。丐外，擢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卒。參溫州府志。

侍郎方先生來別見水心學案

節卿續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別見水心學案

卷三十三

王張諸儒學案表

王豫

杜可大別見張觀諸儒學案

天悅續傳

張燾

張岫

周長孺

子純明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楊賢寶

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楊國寶

姜愚

張仲寶

侯紹曾

鄭史

秦玠

並百源門人

王張諸儒學案

祖望議案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燾皆早死故不傳伯溫雖受辟咥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予又爲旁搜得楊周



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梓材案王張諸先生傳。厚附康節學案。謝山別爲康節弟子學案。後又定爲王張諸儒學案。伯溫爲邵子家學。已見百源學案。

百源門人

王天悅先生豫

王豫字悅之。又字天悅。大名人。瑰偉博達之士也。精于易。聞康節之篤志愛而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

宗義案康節之學。子文之外所傳止天悅。此外無聞焉。蓋康節深自祕惜。非人勿傳。章惇作商州令時。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語惇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故難之也。而邢恕援引古今。亦欲受業。先生曰。姑置是。此先天之學。未有許多言語。謝上蔡曰。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天悅無所授。以先生之書。殉葬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有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物數十篇。道士杜可大賄得之。以傳廖應淮。應淮傳彭復。梓材案彭復一作彭復之。亦作復初。彭復傳傅立。皆能前知云。

常簿張先生婚

張婚字子望。滎陽人也。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寺簿。觀物外篇二卷。乃其所述。子文曰。先君易學。獨以授之。天悅與子望皆早世。故世不得其傳。陳直齋曰。其記康節之言。十纔一二而已。足以發明成書。

常博張先生詢

張岫字子堅。滎陽人也。康節謂門弟子中可語道者。熙寧十年春。赴調京師。雲濠案先生嘗官太常博士。康節愀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能相見也。及秋而卒。補

祖望謹案。子堅當是子望之弟。梓材案直齋書錄解題云。岫與其弟。同登進士第。婚從鄒康節學。是子堅乃子望之兄。然直齋言婚從康節。而不及岫。亦屬挂漏。

### 都官周先生長孺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也。由進士爲衛州共城令。師事康節。以古弟子禮。康節告以先天之學。先生少而性剛。遇事卽發。既從康節。卽淡然若無意于世者。其弟直孺怪問之。先生慨然歎曰。此吾所得于師門者也。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爲普城令。卒。其喪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經紀之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伊川姪女。純明後登進士。亦受業伊川之門。補

### 朝散楊先生賢寶

楊賢寶字□□。洛陽人也。官至朝散大夫。晁以道曰。紹聖戊寅。邂逅楊老。語及易而異之。懇從之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爲易圖二。雖輻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哂笑。僕獨敬之而尊其圖。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爲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而文王之易在其中。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于二圖。可指循環無方也。楊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如初授此圖時也。陳直齋曰。晁以道于紹聖間遇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伯溫得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易。修學士楊先生國寶。

楊國寶字應之。□□人。其爲人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于朝。雲濠案先生官至學士。未嘗有求于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伊川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于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矣。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本在伊川學案爲程門弟子。考邵氏門見前錄。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故謝山叢本標目入邵門。

縣令姜先生愚

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于康節一歲。而師事之。康節年四十五。貧未娶。先生與同門張仲賓謀爲之娶。以進士官六安。令分俸之半以奉康節。家素富。豪舉好施。已而以貧卒。先生嘗振王陶于厄。及陶留守西京。待先生甚薄。君子譏之。補

太博張先生仲賓

張仲賓字穆之。潞州人也。自未第時。從康節。爲康節備聘娶夫人者也。以進士官太博。補

殿丞侯先生紹曾

侯紹曾字孝傑。懷州人。康節過洛陽。愛其風俗之美。將遷居焉。先生方知武陟縣。雲濠案先生官至殿丞。遂助其行。皇祐初。康節始奉其父伊川丈人赴之。于是諫議呂公誨。王公益柔。以下二十餘家。共爲買宅。而先生實倡之。補

主簿鄭揚庭史

兵部秦伯鎮珩合傳

鄭史字揚庭，江南人，爲孟縣主簿。時司馬溫公以其明易薦之，所著有易傳十三卷。史與秦珩求學康節之門，康節以史志在口耳，多外慕，而珩頗好任數，皆不之許。珩嘗語史以王豫獨傳康節之學，史從豫力求之，豫亦不許。會豫疾且卒，史賂其僕，于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等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至所作變卦圖，卽康節先天圖也。嘗以示珩，史既得豫書，入京國子監，試策問八卦次序，史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登第。以所著書徧投公卿之門，後以贓罪竄。沈括見其變卦說而異之，以問秦珩，珩僞不知者，駭然曰：此人何處得此法？予嘗遇一異人，受此歷數，推往古興衰，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于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康節子伯溫，因力辨之，謂珩既知史竊書，乃謂史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珩字伯鎮。補

梓材謹案：伯鎮嘗官兵部，見邵氏聞見錄，見子止邵齋讀書志於鄭史周易傳云：統嗣宗謂劉牧之學，授之吳秘，秘授之史，是鄭氏固劉氏再傳，實孫泰山三傳弟子也。讀書志又引邵伯溫言史竊其學於王豫，沈括亦言史之學似康節，卽是傳所本。百源學案謝山節錄康節語，秦珩與鄭史語二條，蓋本之魏鶴山題跋，則二子之于康節，固在答問之列，不得以康節有所不許，而竟置之。次之門人之末，可也。

都官家學百源再傳

進士周先生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朝散門人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天悅續傳

杜道士可大別見張觀諸儒學案

卷三十四

武夷學案表

胡安國	子寅 別爲衡麓學案	
上蔡龜山 山講友 朱氏新氏門人	子寧 孫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茅堂續傳
二程私淑 泰山再傳	子宏 別爲五峯學案	
	從子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江琦	

										曾幾 ——
										子逢
										<small>別見震澤學案</small>
										子逮
										<small>別見鹿山學案</small>
										從孫集
										<small>別見鹿山學案</small>
										呂大器
										<small>別見紫微學案</small>
										陸游
										<small>別見荆公新學略</small>
										范如圭
										——
										子念德
										<small>別見滄洲諸儒學案</small>
										薛徽言
										——
										子季宜
										<small>別爲長齋學案</small>
										胡銓
										——
										子泳
										子澥
										楊萬里
										<small>別見趙張諸儒學案</small>
										周必大
										<small>別見范許諸儒學案</small>
										胡襄
										——
										譚知禮
										——
										韓璜
										——

李椿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劉芮 別見元城學案

黎明

附師張昕

向沈

向浯 別見五峯學案

向涪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楊訓

黎邱昕

彭虎臣

子居正 別見五峯學案

父約 附張所

樂洪

徐時勳

王樞

張默

曾漸

並武夷再傳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朱震

別爲漢上學案

曾開

別見廬山學案

劉燮

向子韶

子沈見上武夷門人

唐蒙

李植

別見蘇氏蜀學略

並武夷講友

葉廷珪

黃祖舜



武夷同調	葉顯			
	附兄顯			
	陳俊卿	子守		
		子定		
		子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丙			

武夷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於遺書者爲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於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述武夷學案。梓材案梨洲定武夷學案。以武夷爲上蔡門人。謝山則謂在師友之間。而梨洲後人又有駁之者。蓋武夷固由上蔡以私淑程子。上蔡亦未以門弟子接之也。

朱新門人孫程再傳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三人。除荆南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以所舉遺逸王繪、鄧璋爲范純仁之客。蔡京惡之。除名。大觀四年復官。宣和初。提舉江東路學事。尋致仕。末年侍臣交薦。起除尙書員外郎。至起居郎。召對。除中書舍人。爲耿南仲所忌。出知通州。高宗召爲給事中。論故相朱勝非。遂落職奉祠。休於衡嶽之下。著春秋傳。進覽除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諡文定。先生自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母吳氏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勸之買妾。事旣集。慨然嘆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以是爲急乎。遽寢其議。行部過衡嶽。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閒。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設宴用音樂。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爲樂之日。敢辭。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先生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敍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事

應物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著有春秋傳資治通鑑舉要補遺及文集若干卷。三子寅梓材案。文定之於致堂。以弟子爲子事。見銜麓學案本傳。黃氏補本必以致堂爲從子。贊宏寧從子憲。

宗義案先生爲荆門教授。龜山代之。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先生卻從龜山求書。見上蔡。上蔡既受書。先生入境。邑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先生先修後進。禮見之。先生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蓋先生氣魄甚大。不容易收拾。朱子云。上蔡英發。故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楊說話時。閱也。

祖望謹案。朱子所作上蔡祠記。有云。文定以弟子禮稟學。梨洲先生遂列文定於上蔡門人之目。非也。文定嘗曰。吾於游楊謝三公。皆義兼師友。又曰。吾丈人行也。然則何爲自稱弟子。龜山行狀嘗言。文定傳其學。而文定不以爲然。曰。吾自從伊川書得之。則於上蔡可知矣。梨洲謂先生得力於上蔡。不知但在師友之間也。

梓材謹案。致堂斐然集爲先公行狀云。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顧川斬菽之。朱樂園得泰山春秋之傳。則先生爲泰山再傳弟子可知。其春秋之學之所自出。

胡氏傳家錄補

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高。

流光可惜無為小人之歸。

學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主敬為求養之道。

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故切莫假借人學。以能變化氣質為功。

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徧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精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說之不可於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凡出身事主。本吾至誠懇惻愛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為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行之。勿欺也。故可犯。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陳仲舉於曹節。庾元規于蘇峻。皆懷憤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李平。廖立。馬謖。或廢。或死。而不怨。武侯此心。可為萬世法。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文定傳家錄九條。今移一條為劉君曼附錄。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又謝山所錄文定語三條。並入附錄。

時政論

宗義案紹興元年先生以舍人兼侍講召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尙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先生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間採數則

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必有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必有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必有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必有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定計論

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未善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概不可易者也設險論

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正心論

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者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養氣論

百家謹案先生諸論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必不可易也細觀之亦尙多泛論不十分切要當

日事勢。只要高宗復仇之心切。則此氣自然塞兩間。自反有何患不直乎。

附錄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頴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先生論經史大義。以是學益強。識日明。登第時。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第三。

欽宗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而已。

何奭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內重。遭變則宜外重。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各付一面。爲衛王室禦狂寇之計。先生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師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其後以趙野爲北道。先生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卒如先生言。

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張忠獻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以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補。

高宗謂曰。聞卿與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之。點句正音。先生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

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勝非昔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先生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于席。益目先生爲黨魁。引勝非爲助。乃降旨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落職奉祠。

先生至豐城。寓居半載。乃渡南江。而休於衡嶽。買地結廬。爲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先生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石公揆交章劾先生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

初。王介甫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

棄之不列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先生謂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中原之禍。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自壯年卽服膺於此。至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

先生不及二程之門。楊游謝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謝公嘗謂朱子發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曾吉甫問文定甚處是精妙處。甚處是平常處。曰。此語說得不是。無非妙處。徐憲曰。亦無非尋常處。

吉甫嘗問今有人居山澤之中。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所謂道者果安在。曰。此人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晝

作入息。能不爲此否。曰。有之。曰。只此是道。補

又嘗問曰。某已永感。欲盡孝如何行。曰。何曾一日離得。補

先生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仕之日。不及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泊如也。

拙齋紀問曰。胡文定嘗言讀繫辭。須是都將作易看。不可汎說。且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說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汎濫須於易中求之。四十九筮。當其未揲時。固寂然矣。問焉。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豈非感通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讀易時。其心自然肅敬。非有以使之也。其餘皆然。互體亦豈可不信。



如歸妹互體爲泰。而泰五爻有帝乙歸妹之語。歸妹之義。有天地不交之語。此類可見。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朱子曰。秦嘗爲密教。翟公異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遇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北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秦薦之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至後來。秦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百家謹案靖康金議立邦昌。馬時中伸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緘默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時中卽自屬稿。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猶豫。時中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書名。是檜迫於馬時中。以臺長列名。何嘗抗論。乃知當時無論賢愚。盡爲檜欺矣。幸文定宦情如寄。天下後世亮之。因歎知人之難也。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真是老聃墨子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

武夷講友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別爲漢上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別見廬山學案

劉先生雙

劉雙字君曼河清人與胡文定遊參斐然集

附錄

胡氏傳家錄曰四海神交惟河清劉曼字君奕其人有相業補

梓材謹案先生名字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忠毅向先生子詔

向子詔字和卿開封人故相文簡公會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清約如寒士強學自勵永嘉劉安節與胡文定皆深交元符三年擢進士第累官至知淮寧府視事六月寇兵至陳先生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既而城陷罵賊而死子十人或死或虜惟沈與鴻得免詔贈通議大夫謚忠毅參楊龜山集

唐先生輩

唐輩字處厚荆南人與胡文定情義最篤參斐然集

忠襄李先生植別見蘇氏蜀學略

武夷同調

知州葉先生廷珪

葉廷珪字嗣忠。□□人。知德興縣。張邦昌僞詔至。不拜。高宗中興。歷官太常寺丞。補中祕府。輪對議與秦檜不合。出知泉州漳州。先生篤學淳雅。名重當時。葉顥陳俊卿黃祖舜鄭丙皆出其門。有誨錄三十卷。參姓譜。

武夷家學孫程三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別爲衡麓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胡寧字和仲。文定次子。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學者稱爲茅堂先生。文定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先生手。又自著春秋通旨。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輔傳而行。吳淵穎曰。胡氏傳文。大概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而胡氏多取之。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學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以昔者向歆之學而異論也。由吳氏之言觀。則茅堂通旨之書。多與文定相參攷。可以互證者矣。是書在元初趙仁甫最傳之。雲濠案。仁甫一作仁輔。卽江漢先生。故胡氏春秋。遂頒學宮。惜乎今之不可復見也。修

謝山書宋史胡文定傳後曰。致堂籍溪五峯茅堂四先生。並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於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尙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隨兄弟遊於朱張之門。稱高弟。梓材案。季隨爲朱張高弟。伯逢特與朱張有辯論。當非受業弟子。可謂盛矣。茅堂還朝。秦相問曰。

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愷因謂茅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茅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對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飯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并罷不知茅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

梓材謹案五峯序呂氏中庸解云靖康元年河南門人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荊州某兄弟得從之遊致靖康初年致堂爲校書郎舉學於龜山則五峯所謂兄弟特兼茅堂而言矣然圖書徑稱致堂從侯師聖遊則於劉李諸儒學案仍列致堂於侯氏之門而益以茅堂可也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武夷門人

教授江先生琦

江琦字全叔建陽人也宣和三年進士主高安簿嘗攝合新昌民負稅有至十年者聞先生至不待遣吏而畢輸移永豐丞歷任邵武軍永州教授不求薦達張魏公撫福建辟爲幕官不就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卒先生遊於游楊之門卒業胡氏深於春秋嘗以所學正於龜山龜山撫書而歎曰百年絕學留心者希吾老矣之子勉旃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卷語孟說各五卷其在永豐丁喪事寮友賻之甚厚先生

曰大事當自盡矣。敢爲諸公費。致堂推以爲畏友。嘗問之曰。學道者無所得。鮮不歸於佛。兄既有得。而或者以爲亦趨空寂信乎。先生笑曰。是謂我爲陳相也。安有此補。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遷校書郎。爲應天少尹。高宗卽位。歷提舉湖北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廣西轉運。爲秦檜所惡。奉祠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召對授祕書少監。先生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鬢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侍郎。孝宗立。以通奉大夫致仕。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諡文清。著有經說二十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劉記。曾吉甫周易釋義五卷。文集三十卷。子逢亦以學稱。修

宗義案。朱子言曾吉甫答文定書。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得。文定便許可之。他便卽如此住了。蓋亦入於禪者也。

曾茶山語補

崇德必先事後得。如釋氏卻是先得後事。

道只在日用處。須玩師冕見一章。

子張一篇。惟記諸弟子之言。蓋有深旨。欲明羣弟子學之所至。在己爲忠。推己及物爲恕。合彼己以爲一。便是一以貫之。通天下是一箇心。

附錄

先生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元城胡文定遊。其學益粹。

林拙齋紀問曰。嘗問尹和靖。日用下工夫處。和靖曰。須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底心。少蓬曰。如今才舉。便是發了。如何求得未發之心。和靖曰。只如吉甫未發意來相見時。豈有許多事。才舉意來。路中乘輪來相見。喫茶喫湯。如此類求之。

梓材謹案。少蓬紫微之別稱。此條前設問辭。即茶山放下有只如吉甫云云。據此。則茶山嘗及和靖之門矣。

知州范先生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學。以乙科授武安節度推官。召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忤秦檜。謁告奉祠。讀書不與外事者十餘年。起判邵州荆南。召對。提舉江西復奉祠歸。起知泉州。尋罷。紹興三十年卒。年五十九。

舍人薛先生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永嘉人也。從胡文定公學。高宗卽位。以布衣上書言六事。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成建炎二年進士。趙豐公爲中丞。先生以書謁之。大見稱賞。豐公連章劾呂頤浩。高宗是之。對曰。是皆進士薛徽言爲臣發之。次日。繳上其書。豐公進樞府。先生亦蒙召對。首以強志勤政。君子小人爲言。授樞密院計議官。請建立方鎮。以固籬落。從之。東宮虛位。首陳大計。請擇賢宗室立爲皇子。時高

宗春秋方富莫敢言者言之自先生始於是婁寅亮繼請高宗擢寅亮爲御史已許其請矣未幾又中止先生因星變再上書論之言陛下已有旨召宗室三人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乃其二人一見而止一人未聞促召切料小人必有熒惑陛下已成之志識者爲之寒心於是立嗣之議始定又言佞幸未去國論未定憂其不足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乃大可憂者願浩再當國欲中傷之不得乃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奏言本路不便於民者十事且請令大將岳飛綏定湖南薦憲司呂社等五人及隱士黎明勅去貪墨吏謝徽等時折產質以樞臣帥潭代李綱先生言李有成效不應遽易願浩乃言小臣不當薦舉將相且以其奉使時擅易守臣於是諸使皆有殊遷而先生權發遣與國軍張魏公督軍湖南召還幕府以比部郎召歷兵部吏部二司左司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字先是徽宗計至上疏力言以日易月之非大將岳飛以忤督府棄軍歸廬山手書勸令澄軍刑侍奏有父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先生謂父子法不別籍非人家也子富而父貧是不孝也人子弑父而有勿論者乎從之遷起居舍人趙豐公之三人也先生以爲事功難就當如姚崇以十事要明皇俟許可始觀政豐公不能用秦檜知平江過闕望豐公留之而不得先生謂豐公曰檜從此怨矣豐公疑曰檜居永嘉故君助之邪由是稍疏之而不知先生之忠於己也和議起豐公以下皆去國而先生獨留蓋檜亦以前事謂先生厚己稍親之而先生不爲所用初豐公之去惟二郎官與先生送之豐公語先生欲以檜罔上一事入告先生止之豐公既頗疑先生喟然歎曰鼎去君安得獨留先生戲應之曰未可量也檜聞之益以先生爲助己先生乃上言帝王之孝在復讎因援漢高帝柩藥之說且言萬里梓宮真僞莫辯已而直前與檜廷

辨曰。偷安固位。於相公私計則良便。然忍君父之辱。忘宗廟之恥。於心安乎。是日極爭移晷。感寒疾。不數日卒。遺疏猶譏秦計甚力。故事左右吏卒。官與其子二人恩澤。至是上詔特賜帛百匹。恩澤如例。而秦檜格之。先生之大功在議國本。其大節在爭和議。宋史作傳寥寥。不滿十行。亦異甚矣。次子季宜。別爲學案補。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先生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忌者。移置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子荆學春秋。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主和。先生抗疏言王倫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并言孫近傳會秦檜議。檜以先生狂悖。鼓衆編管昭州。檜死。量移衡州。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言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巖。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言。金人求成。先生請銳意恢復。絕口勿言和字。一溺於和。不能自振。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先生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魏文節杞使於金。金人留之。分兵攻淮。乃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大將李寶擁兵不救。先生劾之。寶懼。始出師。犄角大雪。河冰皆合。先生持鐵鑊。鑊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以集



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乞致仕。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數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陸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問。今何歸。先生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先生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祕書省。淳熙七年卒。諡忠簡。有滄庵集一百卷。行於世。參史傳。梓材講案。先生初事蕭三顯。爲春秋學。復學于胡文定。南遷後。作春秋集善十一卷。張魏公爲之後序。其講新州時。作易傳拾遺十卷。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泰發爲之序。見直齋書錄解題。謝山學案割記。胡忠簡易傳十卷。又案謝山底本標題。有滄庵學案之目。知其于滄庵集與其學派必多采錄。惜經併入武夷。而其稿不全。

直閣胡先生襄

胡襄字季臯。永嘉人也。紹興進士。累官江西提刑。隆興初。面對。備言靖宣之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覽觀覆轍。備而後動。孝宗是之。除太常少卿。兼樞密院都承旨。歷江東福建提刑。直祕閣。卒。先生早學於武夷。而當秦檜時。亦以爲趙鼎胡寅之學。被劾十有餘年。補

雲濠講案兩浙名賢錄。先生早學於胡氏。固已一出於正。晚復交朱子。由是體用浹洽。本末純粹。朱子嘗語人曰。永嘉前一輩人物。究竟終別。蓋指劉許以後及先生也。

譚先生知禮

譚知禮字子立。長沙人。延康殿學士。世勳之族。子生長市廛間。碌碌習舉子業。胡文定公至衡山。先生往從之。居其精舍之旁。盡掃前日氣習。抱春秋研其旨。餘力治資治通鑑。文定卒。弟子多散去。先生亦歸省。

其家遠遷衡山居蕭寺與五峯兄弟不舍晝夜讀書以壞器盛粗飯菜羹若將終身謂五峯曰吾不得聖人之道終身不歸會其親卒先生奔喪未及除服亦卒君子惜之補

諫院韓先生瑣

韓瑣字叔夏故潁川人忠憲公之後也南渡後居衡山累官廣西提刑知諫院胡文定公來衡山先生因從之講學而與致堂侍郎尤相善致堂稱其官廣東壁立無所汙染又嘗薦之執政及在言路以忤秦檜出築室衡湘致堂與向祕閣官卿時相過從稱三友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韓氏其子孫皆能以學統光大之呂氏則滎陽學於伊川紫微徧學於龜山廣平諸公之門仁武德元學於和靖梓材案仁武德中字德元稽中字而韓氏則德全學於元城先生學於武夷无咎學於和靖東萊又无咎之壻佳話也補

侍郎李先生椿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累官潭州安撫使敷文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其尉衡山時受業文定尤深於易作周易觀畫二卷朱子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生平大節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死生之際魏鶴山曰侍郎拳拳於諸葛之出處舉一隅以明易之用有非咕畢陋儒所能識者餘詳宋史本傳先生深於易顧其誤信麻衣道者心法則好奇之失也補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黎先生明甫師張所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亂。文定避地荆門。先生爲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昉于此。先生少嘗從學張御史。所託其母。至是陷於賊。先生間關入賊所。取而歸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先生曰。郢多招安之寇。而允文凶惡。其來必與爲亂。不可久居。卽去之。後一月而難作。薛舍人徽言使湖南。高宗令訪山林不仕賢者。以先生薦。命未下而卒。先生之古道。蓋亦侯無可之流。而湖湘學派之盛。則先生最有功焉。去今六百餘年。莫能舉其姓氏者。予從薛常州集魏秦公集得其厓略。亦稍足以傳矣。補

通直向先生沈

向沈字深之。知淮寧府。諡忠毅子。韶子也。故開封人。南渡後。家衡山。忠毅死難。其家幾無噍類。先生以逆婦于胡文定公家。得免。先生痛心家國。日從文定講明春秋復讐之說。而時方主和議。無路自申。積憂薰心。早衰多病。遂於祿仕。泊如事其叔父。秘閣子恣如父。其監南嶽廟也。湖南安撫劉昉嘗以時宰意勸子恣。先生義不爲昉屬。遂引去。所生母李氏。自淮寧相隔。歷歲久遠。迎養禮絕。追制服。言者以忠毅淮寧之節。當用其後人。尙書下符促召。先生嘆曰。時方多難。無辱其先人足矣。餘非所願也。竟不往。前後凡五監南嶽廟。以右通直郎致仕。初朝議官忠毅後六人。先生以其一。奏季弟鴻。其餘悉以叔父子恣之命。畀諸族人。其後叔父亦以郊恩。先畀先生之子。而後其孫。世以爲義門云。補

通判向先生活別見五峯學案

大夫向先生活

向涪。薈林之少子也。從文定。補

梓材議案。禮文。魏。薈林家規云。薈林遺訓。遽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與國及郡。伴既。遵行。維特於前。貳車高。壽。獨。野。語。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既。聞。於。野。又。刻。之。石。貳。車。當。是。先。生。又。案。朱。子。序。薈。林。文。集。後。序。云。始。公。之。薨。而。五。舉。先。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注。公。始。銘。銘。幽。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某。使。爲。之。序。又。云。大。夫。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是。可。見。先。生。之。大。概。時。蓋。淳。熙。十二。年。云。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太學楊先生訓

楊訓字子中湘潭人也受學文定嘗問孝文定曰謹言而慎行一言之尤一行之悔是爲不孝先生退而思曰吾從事於新經之教以太學進士爭能否於筆舌間者已二十年豈有內省之功從事於言行者乎乃更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汲汲於利祿其在文定碧泉講舍求愈久而愈恭稱高弟補

清簡閣邱先生所

閣邱昕字逢辰麗水人也累官吏部侍郎諡清簡受業胡文定公門故與明仲共著二五君臣論一卷六十四卦各爲之說其大旨謂以陽居陰而爲九二則臣有時而失之強以陰居陽而爲六五則君有時而失之弱蓋作于紹興時意有所屬也張宣公爲之序補

祖望謹案此特侍郎因時諷諫之說耳。九二非必盡枋臣。六五非必盡辱主。紹興之枋臣。寧復有陽德。蓋窮陰剝廬之小人也。

彪先生虎臣父約附張所

彪虎臣字漢明。湘潭人。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先生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天性平易。而教向方嚴。以不欺爲本。以孝弟爲先。以文藝爲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有所畏而不爲。青人張所早遊京洛。聞二三先生緒論。所至志訪求人物。宣和中。典教長沙。遣其婿就學。遠近士子益依歸焉。號爲鄉先生。卒年七十五。子居正。胡文定之南渡。熊湘也。先生一見有得於心。及其子長。遂命受業。胡門云。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一統志謂先生嘗從胡文定父子遊。似未分晰。

樂曲肱先生洪

樂洪字德秀。衡山人也。從文定遊。自號曲肱先生。所著有周易卦氣圖一卷。郭白雲爲之序。

教官徐先生時動

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也。胡文定高弟。紹興進士。爲虔州教官。改吉州。未及歲。移疾。遂不復仕。著孟子說十四卷。豐澤案一本作四十。西江錄三卷。師門答問一卷。

祖望謹案胡文定公傳家錄。曾吉甫楊子中與先生共輯之。

豐澤謹案胡氏傳家錄。曾徐楊三子所記文定答問語也。又文定次子和仲所錄。應酬亦詳。

通判王東谷先生樞

王樞字致榮，豐城人也。學通羣經，尤精春秋。少遊胡文定公門，紹興進士。參吉州軍事，郡給軍衣有濫惡者，衆譁於庭，莫能制。先生正色折之，乃定。知瑞金縣，改判岳州。所至每詣學宮，執經講論。又改鼎州茶寇絡繹道路不通，或欲焚山絕茶，或欲官自收鬻。先生定議，特爲長短引之法，以便負販，湖民賴之。卒官通判常德府，有東谷集補

向氏家學

通直向先生沈見上武夷門人

葉氏門人

莊定黃先生祖舜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曷若要成郡守，出何泉州將行，疏乞于科舉外訪求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聞，留爲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讀，進論語講義，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尋知樞密院，金人侵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先生曰：敗軍罪實難赦，然劉錡有大功於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帝嘉納之。卒，諡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黃繼道宋史有傳，其所著論語說，沈大廉常引之。胡五峯先生又合二家審正之。此外有

易說詩國風小雅說禮記說列代史議黃莊定集十五卷。

梓材諸案先生論語說其爲沈氏所引者三條已見周許諸儒學案。

論語說

鄉人林德廣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夫子以爲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強。文子殆未之思也。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先儒謂犛牛指仲弓之父。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言才德之不繫於世類耳。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君子以義爲質四語。似屬立政。言若學者。則敬以直內。乃其本。

胡五峯曰。聖人之言。無所不通。但四事誠非敬以直內。不可不必專指立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不私於親也。

正簡葉先生頤附兄頤

葉頤字子昂。仙遊人。政宣間。與兄頤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人入寇。頤力戰。死之。先生紹興中進士。知常州。或勸其獻羨餘。當得美官。先生不可。後官至宰相。識大體。抑僥倖。服食田宅。不改其舊。卒諡正簡。參姓譜。

正獻陳先生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紹興中進士累官侍御史劾黜秦檜黨疏言張浚忠盡歷同知樞密院事授右僕射以用人爲己任獎廉退抑奔競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諡正獻先生孝友忠敬得於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胸懷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於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於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參朱子文集

### 尙書鄭少融丙

鄭丙字少融福州人淳熙間吏部尙書嘗言僞學不宜信用參道命錄

謝山跋宋史鄭丙列傳曰慶元道學之禁濫觴於鄭丙宋史誣之甚峻予夷考之則前此丙亦清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公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秦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獎許又力雪陳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觀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史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狡獪晚節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概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 茅堂家學孫程四傳

胡季立先生大本別見五峯學案



曾氏家學

司農曾先生逢

曾逢字原伯文清長子仕至司農卿最以學稱參史傳

侍郎曾習庵先生逮別見震澤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別見廬山學案

曾氏門人

倉部呂先生大器別見紫微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別見荆公新學略

范氏家學

帥機范先生念德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薛氏家學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宜別爲良齋學案

澹庵家學

承務胡先生泳

胡泳字季永忠簡長子六歲隨忠簡調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爲春秋生二十四歲隨忠簡歸廬陵講道家塾兄弟怡怡如也先生學有家法嘗讀橫渠易至心化在熟擊節歎曰至言也請終身誦之官承務郎監

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初卒參周益公集

奉議胡先生解

胡澥忠簡次子官承事郎監南嶽廟又爲奉議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楊誠齋稱其修潔博習能世其家參誠齋鶴士錄

澹庵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彪氏家學

彪先生居正別見五舉學案

武夷再傳

縣官張先生默

張默字成父蘇竹人也魏忠獻公之從孫傳春秋之學於胡文定公所至作史皆有聲見楊文節公鶴士錄補

祖望謹案宣公亦有送其之官襄陽詩而文節誤以爲魏公之從子或傳寫之訛也

梓材謹案文節鶴士錄本云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蓋得其春秋之傳耳非親受學於文定列爲武夷再傳可也

文莊曾先生漸

曾漸字鴻甫南城人也。紹熙中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繼文莊。詳見葉水心墓志。朱子言曾漸多是禪。宗義案湖南一派如致堂之關佛。可謂至矣。而同學多入於禪。何也。朱子曾舉一僧語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被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來添去。都淡了。愚獨以爲不然。佛氏原初本是淺薄。今觀其所謂如來禪者。可證已。其後吾儒門中人。逃至於彼。則以儒門意思說話。添入其中。稍見有敗闕處。隨後有儒門中人爲之修補增添。次第添來添去。添得濃了。以至不可窮詰。而俗儒真以爲其所自得。則儒淡矣。可嘆也。

祖望謹案文定卒於紹興八年。鴻甫得及其門。則當生於靖康以前。豈有紹熙中尙存者。豈別一人耶。抑或私淑之學耶。當俟博學者更考之。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有中奉曾公墓誌。云開禧二年卒。年四十二。其生年當在乾道元年乙酉。距文定之卒紹興八年戊午。又二十七年。其不得受業文定。可知。又案文莊與韓侂胄同時。朱子所論。非有別人。謝山疑爲私淑。當是者也。

陳氏家學

承議陳先生守

承奉陳先生定

直閣陳復齋先生密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茅堂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別見魯齋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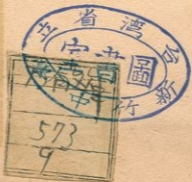
宋元學案 九 武夷學案

一百三十七

14111



省立新竹中學



14

38-9  
0749